

#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編3)

|       |  |
|-------|--|
| メタデータ | 言語:<br>出版者: 琉球大学教育学部<br>公開日: 2008-02-12<br>キーワード (Ja):<br>キーワード (En):<br>作成者: 西里, 喜行, Nishizato, Kiko<br>メールアドレス:<br>所属: |
| URL   |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448">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448</a>                            |

#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編Ⅲ）

西里喜行\*

The Collis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bou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and the Attitudes of Journalism in China (Materials, PartⅢ)

Kikō NISHIZATO

## Summary

The collis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bou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became sharper after the 1870'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80's, the Sino-French war broke out, and as a result of the defeat, China los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At the same period, a lot of chinese newspaper commented upon the Vietnam problem, and the many articles about the Sino-French war were to be seen in the newspapers almost every day. particularly the Xunhuan Ribao (循環日報) in Hongkong, the Shenbao (申報) in Shanghai and the Shubao (述報) in Guangzhou inspired the Chinese with patriotism.

In this text, the articles and the editorials print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newspapers concerning the Vietnam problem are collected in order of the date.

---

\* 社会科教育教室

#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編Ⅲ）

西里喜行

## 目次

### 〈解題〉

二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Ⅱ

（一八八三・二・二〇、光緒九・一・一三）

◎書西報述中法商辦越南事後

一 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における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A 「循環日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一覽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B 「申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一覽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C 「述報」の主要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以上、第五三集）

二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Ⅰ（以上、

五五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Ⅱ（以上、五六集）

三 「申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四 「述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歐洲新報謂、中國駐報欽使曾侯、經與法人商辦越南之事。其大旨有三。如法廷肯照此辦理、則中國尚可勉從。其一謂、中朝意欲越南自守險隘以固疆圉、法人不得越以攻中國、中國亦不越以侵法界。其二謂、法國如與越南不睦、致開兵仗、必須先知照中國。其三謂、法人欲保護東京、中國亦必同為保護、所需費用、中法均出、如有利益亦復均沾。若法人不能依此三者、中國斷不肯輕將越南置諸度外。蓋以越南臣服中國、已歷數百年、昔置侯尉、今作屏藩、有難拱手而讓與人也。西報所述如是。其果否達諸法廷、未及詳悉。然憶去年法人謀攻東京時、曾傳中朝已發電音、與曾侯、着向法廷詢問用兵之意、法國大臣對以此事與中朝無涉、無煩過問。是其決意用兵而特出此決絕之詞也。今已戰勝攻取入據東京、視為已有。豈尚肯低首降心、同商辦理、宜乎。想曾侯此言祇與法人作局外之間談、聊冀法廷獲有所聞、或知此次用兵、理有不順、情有不公、終將委局以全兩國之和好、而免一旦之決裂耳。然此三款亦屬持平之論、本無損於法人、宜可相從以享無事之福。蓋越南世為中國藩服、書諸簡策、載在盟府、誰不知之。法人自得西貢與立和約、彼此照會、認為列國、欲以美名陷越南者欺越南、正所謂掩耳而盜鈴者也。泊乎越人墮其術中、遂狙伺騰隣乘間而迫改和約、竟欲越南事事聽其主持、越人畏之如虎、固莫敢抗也。而法

人因以和約為藉口、謂彼為中朝屬國、何以立約時、越南並無一言、中朝亦絕不詰問。是越非中朝屬國。此其明徵、則法越有事、中朝何得干預、有同於越組代庖之譏。凡此所為、皆法人成竹在胸而思償其大欲於一旦者也。獨不思越與中土毘連、勢既錯若犬牙、情難等諸甌脫。若聽其盡折而歸法人管轄、則沿邊數省逼處堪虞、中朝不無南顧之憂、其不得不出全力以圖保護而安全之也必矣。惟中國辦事、向皆持重慮而後動、罔敢輕躁。故東京一役、法人得以電掣馳克成厥功。然善後事宜、在在尚需籌畫。不獨黃黑二旗梗塞其間、徒得東京、猶獲石田也。竊窺法人之意、先欲再與越南增改和約、將東京附近各部、割與管轄、俾得撫有其人民、務盡其地力、儲餉屯兵、以俟悉反主客之形、然後進逼黃黑二旗、盡舉而殲之、乘勢以畧定越地。此實法人之隱情而可為預決者也。然事勢無常、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若中國果能定計於先、防患於早、則比權量力、亦足以紓其謀、而杜其漸。要在於力保東京、以佔先著而已矣。曾侯之言、最中窾要者、莫如第三款。蓋將所需費用中法均出之意、推廣用之、則法軍攻東京時、折用出之餉需、中國可以均攤而使法人讓還東京、作為兩國公其口岸、各派大臣、以會辦通商之事。其越南人民則仍歸越官管轄。由是安立約章、永昭信守、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則猜忌不生、而利益可以共保、則越南東京矢而復得法人貿易擴而益廣、中國邊陲安而無聳、真一舉而三善備焉者也。此議之行、謂非薄海內外且暮望之哉。

〔一八八三・三・一、光緒九・一・二二〕

### ○發兵續聞

法國信息言、法廷前擬發兵馳赴越南駐守、以防不測。經詳議多次、惟尚未定奪。故軍兵進止、概未有明文也。

〔一八八三・三・二、光緒九・一・二三〕

### ○越南近聞

十四日海防遞到信息言、十三日法國刺哥利士運軍船行抵飛地龍海灣、載有軍兵五百名及法國派至越南駐防者也。此船因水淺不能駛入海防、擬撥砲船兩艘火船一艘、先將軍兵糧械載入海防、俾早日得以分守各處焉。現道路紛傳、法國不久再派刺魯士船、載兵七百五十名到越。惟未悉此言確否耳。現計法兵約有三千人、屯駐越南、輪船火砲亦皆足用。越南若有變動、則必威之以兵矣。法國官軍一切佈置、均甚妥協、就現事情形觀之、越南亦可恃以庇護無虞意外也。然而臥榻之下、已為他人所鼾睡、安能相容哉。海防各砲臺、昨經越廷遣有大臣、行交割與法軍聽其駐守、越南不留一兵、不發一砲矣。聞法人擬在南甸海登各處、擇地派兵、駐守以備盜出入與非常焉。北海信息謂、中國遣往越疆駐防之軍、昨經取道北海、由中國砲船、載之回粵。想必中朝與法國駐京公使、將東京之事商議妥協也。

〔一八八三・三・七、光緒九・一・二八〕

### ○海防續聞

十七日旅居海防西人遞來信息云、現聞、法國將復遣運軍船、載兵七八百名、前來越南、以資防守。昨刺哥利士船載來兵五百名。中有三百五十名、於十五晚赴海內駐劄。其餘一百五十名、則留守海防砲臺。按是處砲臺向有越南兵駐守。惟今已交與法人管轄矣。海防一埠、常有法國砲船常川駐劄、足資鎮懾、似不必分派軍兵、致虛糜糧餉也。法國駐越南官弁、擬將越南諸事宜、妥為處置、俾永遠相安。蓋因中國駐防越界之兵、盡行撤退、更可無所顧忌而任其措施也。

(一八八三·三·一〇、光緒九·二·初二)

◎論法人調兵赴越南

邇來，法人紛紛調兵，前赴越南。其意以為，祇欲保護商旅以擴貿易，並非圖併越南。而中國亦深信不疑，意置越南於度外。軍國大事，具有遠謀，原非淺識所能窺及，固無容妄為揣測也。然天下變故何常有時。當局味其機，而旁觀履其慮非才智之不及甚相遠也。更事既多而又怵於利害，患於得失，遂致胸無所主，而明者轉暗，勇者轉怯，果決者轉瞻顧徘徊，優柔罔斷也。夫越南之事勢，法人之籌畫，可以兩言決之。曰：越不盡併於法，法不罷手於越而已矣。故今日割西貢，明日圖東京，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動以和約為言，而內則籠絡夫越人，外則宣示夫天下也。然越南在亞洲，本屬中朝藩服，天下莫不知之，而法人竟無所顧忌，必欲大逞其志，克償其欲者，則以中朝重開邊釁，必不敢與之爭也。故自去年攻取東京，似已如願以償，庶可相安於無事。乃又謂，黃黑二旗作梗其間，以致道路不通，商旅不行，誓將滅此，而後朝食，俾越南地方得以救靖，而中國歷年通寇，亦不能倖逃法網，終避顯誅。信如此言，是法人不獨有造於越南，且將市恩於中國，而布義於天下也。然即黃黑二旗已滅，道路已通，商旅已行，黔滇粵蜀可圖之利尚多，法人其肯知足而止乎。此必不然之勢，即愚人亦知之矣。故就現在之情形觀之，中原時事多艱，原不能因外藩而啓爭端，終致禍變，不可收拾。若統籌全局，深維後患，則越之存亡，正中國安危所繫也。且中國而不圖自保則已。倘圖自保即此法人調兵，不已足為寒心，似不宜絕不計較也。東京之役，滇粵大吏，慮及疆圉，或有動搖，曾遣兵駐守，以備意外，而法人頓滋猜忌，議論紛如。是強弱之形，固無兩立也。夫我設兵備，彼則疑而忌之，彼添兵衛，我反坦然置之何度量之相越遠如是哉。此誠猝索解人，而不可得者也。越人畏法，事事曲為彌縫，固無足怪。何者，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強，勢成積漸，莫可如何也。法人即悉舉其國中之兵，併萃於越

境，越之君臣雖明知其不利於己，亦莫敢出言以相抗，所引望北望以分其憂而紓其禍者，惟中朝耳。近聞，越廷已遣有使臣，赴訴中朝，請為區處。而西報則謂，早經法使在總署商妥。中國駐防邊境之兵，業奉有文書，立即撤退。越廷又將各砲臺交與法人管轄。是法之調兵，祇因砲臺無人駐守，故遣兵馳往越南之事，可以決其無有意外。豈知險要盡失，藩籬盡撤，所謂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者，得毋似之異日生之惟命、殺之惟命，其何能決無意外乎。自古，強敵欲有所圖，必先歛之以和，脅之以勢，俟大勢既去，戰守無資，而後為所欲為。觀此之調兵不已，其足履祀人之憂，增漆室之嘆者，豈有既乎。嗚呼，是所望於謀國事者，善為籌及矣。

○越南郵音

法國新聞紙謂，現有人在越南地方，探出五金礦苗。特發郵筒，佈告友人，以為此等礦甚屬豐旺，其金礦實足可與澳斯利亞洲之新金山及美邦加刺寬尼省之舊金山所產相頡頏，而銅錫鐵鉛砂白鉛等項，亦復甚美。又於附近近東京海灣處，探得煤礦，頗稱上品。是越南之為國，原非常貧瘠也。察其情形，所產各礦，竊恐地球中莫能同此繁多也。惜不知開採以裕國而利民耳。且水土和平，天氣煖暖，民情安靖，不好爭鬥，實為天壤間之樂土。今法國已攻取東京，得以開作口岸，則越南利權，必將次第為法人所獨操矣。吾為法人厚幸，且為越人深惜焉。

(一八八三·三·二〇、光緒九·二·二二)

◎閱滬報法人論越南事書後

甚矣。人存意見之私而議論遂不復克衷諸理。亘古皆然。要未有如強弱互形，貪暴不諱，至於若是者也。夫越南之為中國藩服，政事雖有自主之權，而奉正朔修職貢，數百年於茲。即以萬國公法而論，亦安能概置中國於度外，而弁髦棄之，贅疣視之也哉。然以泰西之人而論，泰西之法自言其所欲言，正莊子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固無足怪。所可駭者，欲請

中國自守其國、越南之事、一切不必過問、倘欲藉端稱譽、決出一戰、以分勝負、則法國當先興一旅之師、相與從事於行間。噫是言也、母亦自恃其火炮之精、士卒之勇、以為可橫行宇內、莫奈之何耳。不知法有侵陵之兵、中國未嘗無拒禦之策也。若果暴骨以逞、則當據理之曲直、分師之弱壯、審勢之順逆。決戰之勝敗、諺云一夫不可狃。況以中國之大兵出有名而自戰其地主客形分水陸有備哉。吾知法即悉索敵賦、傾國以赴、而遠隔重洋、往返勞頓難遽得志於中國也。夫法之所以輕藐中國、而敢於肆其憑陵之言者、徒以前者遣數兵船、闖至天津、倉猝蹂躪、如入無人之境、所向莫禦耳。不知今昔殊時、難以概論。前者、中原多故、寇盜充斥、為剿為撫、力難兼顧。譬如病人委頓之後、元氣未復、猝遇疥癩之疾、倍形困憊、勢不得不用緩劑、以免猛攻之則多傷、而冀徐治之則漸愈、非謂疥癩之必不可除也。而乃不揣本齊末、概以為諱疾忌醫。豈通論哉。邇來、中國元氣漸復、四境又安。朝廷勵精圖治、懲前毖後、以期有為。而忠義之士、又深以前者敗衄為恥、旦夕思得藉手、上以報國家之恥、下以洗草野之羞、船艘必求備、鎗炮必求精、加以宿將勳臣、分處各省、戰守之備、鯁鯁講求、從其外觀之、似深以擅開邊釁為戒、事事不欲與西國為仇、而實則於講信修睦之中、寓防患禦敵之意。此豈遠在殊域所能窺測哉。若法人必欲藐視中國、逞志越南、如日本之於琉球、俘其君長、撫其人民、覆其宗祊、有其城邑設官置戍、視同外府、而又以其餘力、畧定邊境、使勢則錯若犬牙、情則逞其蠶食、中國雖積弱、安能低首降心、佯佯視、以為天下之羞、以貽後日之悔哉。此以知赫然震奮、整我六師、以出於戰也明矣。若謂先人有奮人之心、中國稍有齟齬、法國當先加之兵、俾防不及防、戰無可戰、一處受兵、各省震動、必將倉黃無措、俯首言和、不敢再議越南之事。豈知法之於越南、猶俄之於伊犁也、俄據伊犁已閱十餘年、而且陸路往來、調遣轉輸、均形利便、伊犁之人多服其政教、歷久相安、在俄人肯甘將此境土、拱手讓還。中國祇以情理不順、若恃力爭、兵連禍

結、究未見其益、祇見其害。故稍得回兵費、即縮甲以退、言歸于好、以為後圖。夫論俄之強橫口越歐洲諸雄國、法未必能勝之也。而其經營伊犁、政安民和、悉聽約束、權操諸己。又不同越南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也。使臣一再往返、俄人竟決計言和。豈見之遠不逮法人哉。蓋比量事勢、撥度情理、必如是始可交鄰國而安社稷耳。吾願法人反覆思維、勿真以兵威之足畏、而謂中國可欺也。

#### ○觀察赴越

上海馬嬌利西報謂、聞李伯相奉有諭旨、着馬眉叔觀察、前赴越南辦查事件。李伯相因備文書、專差楊姓官、費與馬眉叔、促其速整行裝、尅期蒞征矣。此言若確、則觀察行旌、不久可以抵越也。

（一八八三・三・二六、光緒九・二・一八）

#### ●西報論越南事

西報云、越南之事、邇來中法兩國爭論不已、嘖有煩言。法國廷臣、以駐紮中京公使材識不逮、難資得力、特為調回而另簡能員、前來中國、務期堅持其議、克集厥事。惟法國近於辦理外務、其臣工內多不協、以致廷臣更換頻仍、彼進則此退、紛攘不已、殊令人難測。前者、駐京公使與李伯相、往返商議。經擬將越南土疆分定界限、其近法國者、則由法國管轄、其近中國者、則由中國管轄。聞有成議。惟總理衙門各大臣意見不合為奏、中朝遂將此議、作為罷論。蓋以越南素為中國藩服、其情則同於朝鮮、其勢則切於伊犁也。朝鮮之不能折入日本、猶伊犁之不能併於俄人。越南事同一律。故中朝必不肯拱手而讓與法國也。然法國割有西貢、已歷十餘年、今又乘便覷利、以取東京、得尺則法之尺、得寸則法之寸。豈又肯罷手退還乎。故觀此情形、越南之事、將必決裂、不能如與俄人之爭伊犁、日人之爭朝鮮也。越南昆連雲南廣西、犬牙相錯、輔車相依、土膏腴沃。又與伊犁不同。故俄人可棄伊犁、而法人不可棄越南也。若兩國爭論不已、固

可決其必出於戰也。西報所論如是。譯錄之以供衆覽。

（一八八三・三・二七、光緒九・二・一九）

○越事續聞

西字謂、接到天津及友人信息、得悉中朝於越南之事、甚為厭憂、吁食青衣、以謀其不協、而紓其災患。蓋欲以處置朝鮮之法、處置之也。現聞、中朝之宿將蔣臣、咸生憤激謂、越南之事、若法人能降心相從、俾得言歸干好、則固社稷之福。倘其始終固執、事出決裂、則願出而効力、為王前驅、率虎貔之隊、為鵝鸛之陣、誓與法人決戰、以毋遺君上之憂計。此等宿將、約有一千員、每員約有勇士四千名、則雄兵共有四百萬。法人火炮雖精、士卒雖銳、相與角逐、戎行正不知鹿死誰手也。噫、匹夫不可狃。況以中國之大、戰士之多耶。吾願法人計及於此、而早為決計言和也。

（一八八三・四・六、光緒九・二・二九）

○越南近耗

十九日海防遞到信息謂、現聞、中國有官三員、往見越南國王、告以中朝之意、欲越南固守東京、勿使法人據而有焉。三人隨即往南甸海內河東等處、查察形勢、而道途因此傳說紛如。謂此三人復到康之地方、欲取之以駐軍兵、亦中朝所命也。法人聞言以為、實耗念此地煤礦甚多、若中國先取之、則利權獨擅、殊不便於法國、即撥巴士輔炮船兵役五十名、携帶鎗械、登岸馳往康之地方、徧豎法國旗幟、認為己有。又法人現疑中國暗助南甸提督、使與抗拒。蓋是處提督、即黑旗劉義也。因法人迫越南王、將其調往別處、以便獻出砲臺、心殊憤激、遂不遵越南王之命、自守其地、法國芬非炮船、會巡歷至此、提督使人謂、管駕官曰貴船頻至敵境、豈欲戰耶、若戰請背城借一、以示疆臣守土之義、否則請勿再來免啓嫌疑、各得相安。法人因此遂疑中國暗助之也。芬非炮船既返海防、將此言告知總

兵官、總兵官大怒、即於十五日、撥有兵丁五百名、越南鄉導數十人、炮兵一隊共計八百人、乘益炮船及逸德近炮船、馳往以與之戰。又派東京灣保江銀等火船、往助聲援。十七日行抵南甸、翌日法國兵官接有謀者信息言、南甸城內、有越南及中國兵約二萬名、分守各隘、以備戰爭、中國兵則歸越南管轄、蓋即黃黑旗之黨也。又二十一日信息謂、十九日法軍與越南開仗、陣成鵝鸛、師奮熊羆、鉦人伐鼓、司馬揮旗、一時炮火轟天、彈丸如雨、自朝至夕、鏖戰不休。二十日法人乘間、奮其砲臺、越南兵乃退守城中。是役也、法軍死者二人、傷者未定悉其數。越南軍死傷多少、均不得知。十八十九兩夜、越兵潛攻海內砲臺、法國守臺兵、役知之即出與戰、越人大敗而遁。計死者十人、傷者甚衆。十九日越軍擬由伯連地方進攻海內、法國總兵官威刺聞之、即親統兵一百二十名、往伯連截擊、後恐兵少不足取勝、復加兵五十名、計共一百七十名。下午一點鐘時、與越軍相遇、遂列隊進戰。鎗炮之聲、震動山岳、海內居民、亦有所聞、旅居是處華人、不勝鼓噪。鏖戰半晌、勝負未分、兩軍即收隊、回營休息。海防之越兵、竟如無事、四出遊行、亦可見其好整以暇也。二十三日信息謂、南甸之役、越軍死者二百人。又二十三日下午、有黑旗兵分隊循河邊至海防。是日下午八點鐘、灣保火船、由南甸回海防。九點鐘即將接戰情形、詳述於人、而伯連之役、兩軍相持、現尚未分勝負也。又傳前欲攻取海內砲臺之越軍前鋒精兵四百、另有精兵約二千名、在後策應、頗稱勁旅焉。現有黃旗兵在伯連四鄉割營駐紮、法軍欲往驅逐。嗣以路途迢阻難於輸運、雖調軍往攻、又難取勝、且被黃旗軍擊傷四人、有外委員一名被傷甚重。因而不果進兵。是知陸戰似非法軍擅長也。現華人之僑居海內及是處土人、皆挈眷避於地方。蓋以猝遭兵燹恐懼於厄也。法人據守南甸砲臺之後、忽被炸藥轟發、烟霧迷空、牆堞震陷。至傷斃人命與否、現尚未悉。法國總兵官哥利、因與越軍對仗為炮轟、傷其足、經醫生將傷足割去、以便醫治。然已成廢疾矣。現有中國人三百名、如兵家裝束、在附近南甸地方駐紮、

而土人之助法國者、又用炮轟擊南甸城、以致彈丸飛越城內、多所燬傷、城中居民、甚形悽愴。近聞、法國駐越南總兵官、恐兵力單薄、不能取勝、備有告急文書回國、請添兵二千名、尅期赴援。觀此則越南之事、未有已也。惟未悉中國屢念藩服否矣。

（一八八三・四・一〇、光緒九・三・初四）

○天津郵音

天津二十日遞到信息云、法國前任公使波厘、已於本日偕其眷屬、搭希安火船、行抵天津。聞將晉京也。信息又云、浙江巡撫與山東巡撫及朝鮮親王、亦同附是船、到津焉。越南使臣、現仍在津、前數日會謁見李伯相、據傳越使暫留在津、以俟法國公使到京、商議其國事宜云。信息又言、聞唐君景□約於明日可由開平旋返天津矣。

（一八八三・四・一六、光緒九・三・初一〇）

○越南續聞

越南之亂、已錄前報。茲復接到初二日海防西入郵筒云、二月十八日、法兵進攻南甸城、一時炮火若雷轟、鉛丸如雨墜、越兵不能支。翌日城破、法兵據而有之。是役也、法兵被傷者祇數人而已。遊擊哥利之足、為彈所傷甚重。業經醫生察驗、將足截去、未知其果能奏效否也。南甸總督於城破時、逸出潛遁於是省之南、意欲糾合餘衆、再整戎行、復與法國相抗。聞總督麾下現尚有兵一萬二千至一萬五千云。是其士卒亦可謂衆矣。何以不能背城借一也。曩者、河內之役、城破之日、總督黃子遠死之、見危授命、城亡與亡、欺無媿為守土之臣焉矣。法國協領利威、昨經駕有砲船三艘、前往河內。越人見法船來、欲與為難、因擐甲執戈、以待其至。二月二十日、有越兵一旗、頗稱勁旅、由北連處地方、馳赴河內。法軍聞之、即遣水師兩隊、並由理柯弼兵船撥兵一旗、以敵越軍。二十二十一兩日、

互相鏖戰、炮火毀天、有若赤龍。萬道越軍卒為法兵所敗、大潰而奔退駐北連、遺失大砲數尊、皆為法軍所取。是役也、法兵傷者七八人、而未聞有殞命於疆場者也。越軍中有華人所持快鎗、甚屬精捷。措其未諳施放、故不能收效也。二十六日、有法國勁旅一隊約三百人、並有砲船兩艘隨其後、由河內起程、前往北連河口、毀越人所築之關。蓋越人恃此以阻截法之船舶者也。昨有嘉新及魯甸兩砲船、由香港至海防。聞城多利士及威刺士兩船、不久亦將駛至。由是鱗鱗巨艘羽集鱗萃、法與越人必決一戰、以分勝負云。然越非法之敵也。中朝要當為之從中調停、保小邦扶弱國、持危定傾、以底於安、謂不當以義維持之也哉。

（一八八三・四・一八、光緒九・三・一二）

○天津近聞

二月二十六日、天津遞到消息云、高王叔大院君、現仍在保定府旅廨。中朝不准其盡歸故國、祇准其子與之同居、得叙天倫之樂、父子之情、藉以排解旅愁而已。又云、前者、越南派來中朝之公使、已抵津門、惟以政體違和故、尚未至京師也。公使前議之事、未聞中朝若何調停。然事迫矣。固不得急脈而緩受之也。又云、是日、有英國領事曰爹換砵者、行抵津門。翌日、有西官卑連、已將署中一切公事、交於領事後、即取道赴京、仍擬由北而南、蒞蕪湖領事新任矣。又云、中國於朝鮮善後事宜、現今尚未臻於妥協、何中朝作事、過老成持重也耶。

○越南近聞

初五日、海防有西人遞到消息云、及上月、法軍攻取南甸、備為詳晰。當時芬花炮船、同往攻戰、當兩軍相角之際、炮火毀天、有若霆摧雷震、芬花船鐵桅、為越軍大炮所擊中、彈丸墜於船面、博入船尾睡房、桅桿微有損傷、幸無大碍。是時也、芬花船主見越人連環轟擊、頗為猛烈。因此亦與越軍相持、遂向越軍燃炮、彈丸適從越軍大炮口中鑽入炮身、火燃葉猛、



遂致炸裂、左右炮軍、盡為炸炮所擊死、法之統軍官。遊擊哥利、為越軍炮彈所傷、去其一足、遂不能行、仆於衝中。後總兵官李華利、見之即救之同、延醫調理、將足裁去。現聞、哥利之足醫治、並無起色、甚屬可危。聞左足當時亦為彈所傷、洞穿數處、甚形劇殆、將來生死存亡、未可知也。南甸總督、當城破時、即行逃逸、得保性命。惟越南將軍及縣官、被鎗炮所傷、以致見危授命身殞疆場可為越中殉節之臣矣。聞當法軍攻南甸時、兩軍交鬥、各施鎗炮、幾於聲震山河、勢奔雷電、營。中有某官携映相器具、照得一圖、當日情形、如繪大有可觀。南甸海關稅廠、復行開設、法官所頒規條、華商與越人甚為合意。按、南甸一埠、四通八達、實為貿易之要區、販賣米石、尤關緊要。總兵官李華利、現經復回河內。凡有城中華人越人、皆逐之往北連地方、越軍在北連河所築水閘、盡經法軍毀棄。初四日、法軍在南甸、搜得米糧五六萬石。聞乃越廷藉以供軍糧者也。現擬當衆出售。初三日、有威刺炮船到海防灣泊、河口域多利士炮船、亦將於是日行抵是處、當此戎事一興、泰西列邦之戰船炮艦、無不聞風駛至、以作壁上觀。然越豈法人之敵哉。所望中朝、早為之調停而已。

(一八八三·四·二一、光緒九·三·一五)

○法人多謀

邇來、法國日強一日、頌自稱雄、駸駸手馳城外之觀。意在拓土開疆、以肆其鯨吞蠶食之心、逞其鸚鵡騰麟之狀、如近日與越南交兵、併兼河內、割據海甸、已可概見。今觀法廷之立志、蓋有深竟存焉。昨閱倫敦發來電音云、法廷新簡公使、前往越南、務使越廷於前時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所立約章、允准施行、並調回駐京公使波理、謂波理與中朝所立和約、斷不可行、蓋以越南為中國之藩屬、素稱貢獻之邦。如是則中國將庇護越南、而有辭於法矣。觀此一事、法廷有竟併吞越南、顯然可見。歷年以來、法國勢力日臻強盛、每思振作有為、奮武衛整邊防詰戎兵、欲得通商口岸、以

為外府。即如端尼士糜爹加士嘉干高等處、法國皆用兵脅制之。至於今日、則又兵臨越南、攻其城池、據其土地、戮其人民。此可見法之用意、在乎以力服人、以威示人。惟以勢力從事而已。撥情度理、法國欲得越南、盡歸掌握、未可知也。越南於是乎危矣。聞越南所遣使臣、尚在津門、未達京師。所議必無成說。如見國事之岌岌、而效秦廷之哭、則中朝其將何以處之哉。法使波理與中朝李伯相所議越南條款謂、越南某處、將歸法國版圖、而為之保護、某處仍屬中國管轄、而為之戍防。此則申畫郊圻、各踞其疆域、將分越南而有之乎。然法廷聞之、即將公使調回謂、此款必不可行、而又必令越廷遵依一千八百七十四年約章。此約所云、凡事當遵照法國而行。然則越南將為法之屬國也明矣。現又接到電音云、法兵復臨倫高地方、屯駐營壘、將來或有一番變動、未可知也。按、倫高乃在阿非利加洲之西南、與干高地方、境壤毗連。法國久已垂涎是洲各口岸、將必為法國據而有之矣。法國此舉、豈因前日埃及之事已失機宜、而今欲得志於此、將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乎。法之圖謀、於是乎、見一斑矣。法之跋扈飛揚、固歐洲之深憂、而亦非亞洲之福也、可不亟備之也哉。

(一八八三·四·二四、光緒九·三·一八)

○天津郵音

天津遞到信息云、天津各屬、因去冬雪澤普沾、土膏腴潤、農夫從事田疇、均欣欣然有喜色、以相告謂、本年禾麥可望豐收。惟黃河漲溢、隄岸淹沒、濱水之區多成澤國。其魚之歎、哀鴻之嗷、甚覺可憫耳。信息又云、越南使臣、現尚在天津、未悉國事若何商辦也。信息又云、法國駐中公使波理、約於西歷五月回國、蓋奉有法國文書、調其前回、而副使約倫、亦一同回國也。

〔一八八三・四・二八、光緒九・三・二二〕

## ○電音

十九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云、法廷現因越南之事、尚未克收厥功、志在捷伐大彰、濟以武威、故復遣兵一千五百名、馳赴越南、以為聲援、以立功勳、並籌撥國帑五百萬枚福蘭士、俾為軍需焉。觀此則法人之必欲併有越南、以拓土宇、已不肯稍遺餘力矣。臥榻之下、他人得鼾睡其旁、其貽中國憂者、豈有既歟。

## ○參考地圖

倫敦報謂、法國地理圖會、昨經聚會、將各地圖、互相參較、冀得其實。有會員渣士巴利、呈出地圖數幅、乃越南濱海之地、由緯線十一度而至十八度者也。每圖俱詳為註說、閱之可以瞭然於心目、儼如伏波聚米為山、不徒作少文臥游資也。法人留心於越南土地如此、則其欲併越南、固匪伊朝夕矣。而南人曾不悟焉、可勝慨哉。

〔一八八三・五・三、光緒九・三・二七〕

## ○天津郵報

十七日、天津遞到信息云、西國駐津領事、於前數日、往謁張制憲會晤、時以伍君秩庸為通言語。十六日、張制憲復偕伍君往回拜各領事、順道赴法租界、察勘地段、以便建造水師學堂焉。信息又云、昨接到上海郵筒言、及越南之事、正當議論紛紜之際、而華人各執一說、皆有不平之意。越南使臣、因此仍在天津、以籌辦之事未經妥協也。信息又云、開平礦務、邇來大有起色、所採出之煤、察其品質、較佳於前時、每日採出、亦更覺其多。現時天津銷流甚暢、每日計需煤一百頓、每頓價銀三兩。其利便於民生、有可概見已。至所聞之鐵礦、亦可望其大獲贏利焉。

〔一八八三・五・五、光緒九・三・二九〕

## ○論中朝宜力保越南

越南之禍亟矣。法人志在兼併、銳於用兵、幾於不獲如願、不肯罷休、而越之君臣、徒奮螳臂、以當隆車、勉強支持、延頸企踵、以冀中朝救援、乃使臣逗遛津門、欲作秦庭之哭、終不獲命。而邊陲大吏、否為將此危殆情形、瀝切入告。又不得知徒令有志之士、感念時事、慷慨悲悼、抱此一腔熱血、弗知將在何處洒也。夫中國今日艱難甫定、創痍未復、原非可與外國構釁、以致兵連禍結、莫可收拾。然外侮憑陵不已、竟敢公然剪滅我藩籬、蕩搖我邊圉、欲和不可議、歎不能猶欲、不戰屈人、勢必不得與其心悅、隱忍終將大致決裂、不如震奮憑怒、悉索敵甲鈍兵待於境上、如賓媚人所云敵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乎。且法人之恣肆欺陵、以為越南非中朝所有者、正窺我積弱已久、聞有泰西之變、則畏怖恐駭、不敢與之爭鋒耳。然亦思中國不力保越南、法人固肆其無厭之求、中國苟力保越南、法人將有所顧忌、而不敢大逞其志也。且今之諱言兵者、祇慮戰而不勝則失中朝之威、重法人之怒耳。曾未思不戰而議和、法人必將索兵餉、求割地、戰而不勝、要亦不過賠兵餉、許割地而已矣。此外別無奇禍也。況法人遠涉洋海而來、轉餉則虞不繼、運兵則慮不給、彼有堅船利炮、我豈徒奮空拳而與之搏乎。越南陸路、倍於濱海之地、山深灘險、有非輪船所能駛入者、法人舍其所長而與我爭、未必見其能勝也。則中國之宜力保越南、固不待躊躇而始決也。況更有一說焉。法廷現議添遣軍兵、以困越南、方將守其險要、密其偵察、以防中國暗通消息、潛恤窘乏、而中國商人又以軍務孔殷、需用甚亟、往來接濟、可得厚利、則代為越南購辦糧械、是亦事所必有、在中朝官憲、固不能禁遏也。法人知之、定思攔截、苟經緝獲、將指為中朝暗助越南、始而詰責、繼而忿怒、終且移師、以向中朝洩恨矣。是中朝即不保越南、而法人亦將與中朝尋仇構釁也。夫見微而知著者、智士之審機也。觀勢以慮慮者、豪傑之特識也。兩國相爭、

而禍必及於己，虞虢之事宮之奇，早料唇亡齒寒，法人之謀狡而志貪，甚於晉獻。越南之於中朝，則固密邇如虞虢，而儼然輔車之相依也。即以懷柔為心，大度包荒，將全越以畀法人，其謂通商一事，僅在於越南乎。吾知，今日則曰車路宜築至黔瀆，明日則曰電線宜建至閩粵。法人無一日肯安，即中國無一日得安，及至由來有漸，外而西藏，內而川蜀，亦必難以高枕而臥也。是則保越南，即所以保黔瀆閩粵也。亦即所以保西藏川蜀也。此時而不及早圖之，竊恐合九州之鐵，有不能鑄成此錯者矣。如謂海濱下，士罔知大計，喜事倖功，請以此言，質諸深識老成，其將以為如何耶。

（一八八三·五·九、光緒九·四·初三）

◎論法國派船來華

現傳法國為越南之事，將添派戰船來華。又着巡歷太平洋海兵船，留心偵察，加意防備，以與其國駐越師船，互相聯絡，俾成犄角之勢，以免意外之虞。論者謂，法人此舉，殆志在得逞於越南，而並示中國以不足畏也。而以鄙見測之，則以為法人非真敢與中國挑戰，無非為索賠償地步耳。何也，中國雖甚積弱，而且軍務甫平，元氣未復原，不能與外國爭雄，然以法之遠涉重洋而來，戰於中土，船雖甚堅，炮雖甚利，兵士雖甚精銳，而中國之勢今非昔比，元勳宿將，尚有其人，各部軍士，亦皆百戰，餘生出入戎行，習慣爭鬥，即鎗炮雷轟，彈丸雨密，亦視若平常，並無怯志，與前時不諳西法，聞炮聲而心胆俱裂，賭西兵而顏色驟變者，已自不同，則相與角逐疆場，誰勝誰負，正在可知不可知之數。而謂法人戰則必克，攻則必取，所到之處，如入無人之境。其誰信之哉。故法之羽檄紛馳，今日謂撥某船，明日謂派某兵，原不過恫疑虛喝之故智。若中國真能整我師旅，備乃軍械，如與俄人爭伊犁時，凡沿海諸省，皆為設防駐兵，決意出於一戰，法人雖狡，未必不氣沮而計絀也。然則知彼知己，用兵之道，人皆能見及之。法人豈尚不能見及，而願必欲挑中國之怒，啓中國之釁者，何哉。

則以中國遇事不能立決，而又重開邊釁，斷不肯因越南而致兵連禍結，使無辜赤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林藪也。故虛張聲勢，先以震懾越南，而嚇退中國，然後攻取沿海各地，用兵駐防，以俟和議之成，而求濟其所大欲。蓋越之東京南甸諸郡，法人在所必爭，而中國重失越南，則又在所必和，若非大集師船，臨以威武，越南必不深相震恐，中國必不亟為調停而議立和約，亦必不能多所索取。故通盤籌算，決計以出於此異日者。彼此厭兵，會議和款，則可藉口不早遣一使以通其意，以致老師費財，得不償失。越南若不能如數賠償，按期清款，則從某至某，割地若干，聽其設官權稅，招商墾荒。所有五礦之利，法人得而有之，俟和約期滿，再圖商議，如是而法人之計行矣。法人之願償矣。洎乎約期將屆，又復尋間抵隙，再勦干戈，則以蕞爾之越南又安足供俎几之用，而糜饗發之性哉。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觀於西貢設立口岸時，則知法人今日之心，猶前日之心也。當法人欲割西貢會言，軍費為數甚鉅，區區越南安能刻期繳交。官將西貢作抵，俟十年後，再議乃無何。而謂越南不遵和約矣。又無何而謂，越南有失友誼矣。觀近年所為，得尺則法之尺，得寸則法之寸，何嘗肯以地交還越南哉。此以知非多派師船，不足以多索賠款，非多索賠款，不足以多得越地，在法人，夫固計之熟而籌之稔矣。明者見理於未形，智者料事於已著。故曰法國之派遣兵船，無非實為多索賠償地步云。

（一八八三·五·一四、光緒九·四·初八）

◎電音

初四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云，法國總統總理威，因越南之事久未辦理妥協。特本所見手書密札發交新任駐越公使照所方畧，馳赴越南，妥為籌辦，並宣示臣工，俾悉此意。其畧謂，法國所以必欲得東京，以歸管轄者，因前時所立和約，未見越南遵照施行也。現擬捐怨釋嫌，言歸于好，特遣使臣，查核東京地方若干，人民若何，每年願將所得賦稅，酌給越南，俾無

失其利、而樂於照約以行事、至事務之干涉越南者、仍歸越廷管理、以勿奪其權、用以昭公允。惟各國交涉之事及稅關餉項、則須由法國所派官員經理焉。噫、觀此所言、法國豈尚以友邦待越南哉。毋亦使之僅同守府、以免兼併之名焉耳。初五日電音云、英國內地稅餉所定之章程、現經英廷察核、有以為不便者。擬行更改、從新辦理焉。電文如此。其發交議院詳義否、則尚未悉也。

## ○時事可危

西字報云、觀昨倫敦發來電音、得悉法國擬以兵據守越南東京、而又增修和約。凡越南土地、悉歸法國管轄。由此觀之、越南一國、將來盡為法人所有也。中國雖認之為藩服、祇同於局外人、豈能干涉其事哉。英國亦將乘時以謀保利權、勿使為法人所侵奪東方之局、此後必有變更矣。西報所論如是。姑照錄之、以供衆覽。

（一八八三・五・一九、光緒九・四・一三）

## ○電音

初十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云、法國委員昨經關門聚會、論及越南之事。擬撥國帑、接濟軍餉。經詢謀僉同籌有款項、源源接濟、使無窘乏之矣。據外務大臣對衆宣言謂、我國朝野同心、兵精財足、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能克。中國即欲與我法國為難、舍玉帛而以興戎相見。吾知衆志足以成城、亦可志無所怯矣。噫、觀此電音、是法國貪賴越南之土地、明目張胆、以與中國相構釁也。然國勢之強弱何常。理直則氣壯、中國為保藩服計、夫又何怯耶。

（一八八三・五・二二、光緒九・四・一六）

## ◎論中國宜先籌海防以備法人

法人於越南之事、業已勢成騎虎、雖有蘇張善辯掉舌於前、亦難寢其謀而

奮其志。觀電音所傳、其所以備我中國而不憚決出於戰者、蓋亦籌之熟而計之審矣。然法人之敢於明目張胆、為此大言、毫無顧忌者、母亦以中國火器之未精、船艘之未備、而又沿海各省地方遼遠、防不勝防、一處有警、則各處震驚、未及見敵軍心已亂、且封疆大臣各攬大權意見既殊、聲氣復隔、惟知彌縫諱飭自顧其私、遇有緩急、莫能救應、有功則專之於己、有過則諉諸他人、不能互相聯絡、成為常山率然之勢。故以為易與而不覺、跋扈飛揚謂、中國無奈彼何殊不足畏也。蓋法人於咸豐年間、曾約同英國觀奪天津、狃於此役。竊料、今猶昔比。又以日本兼併琉球、亦是中國藩封、而事閱五稔、曾無善策、以遏強國而保小邦、則中朝之辦事遲延、不敢決計、以與強鄰相抗、可以概見。越南亦猶琉球耳。一旦颯掃星馳、雷轟電掣、以入越南之境、以迫越南之君、使盟城下、俯首聽命。中國即欲興師以爭、亦屬緩不濟急。豈非適授我以口實、而反自取其辱哉。凡此皆法人之朝夕籌畫、而視越南為掌握中物也。然則中國果欲固其藩籬、使法人志不得逞、將何策以收萬全之效耶。夫亦曰以戰止戰而已矣。法既備兵籌餉、冀得一戰。我若徒以口舌相爭、必致事機坐失為其所悞、進退失據。今宜速發電音、撤回使臣、先與告絕、而簡派大臣、分註南北、以節制各師、復飭疆吏、搜拔奇材異能之士、使各就其地、各出其計、以設戎備、遇有敵船進境、即自為戰、而不使得以闖入內地節制、大臣聞有警報、亦檄水陸之軍、往來策應、以壯聲勢、以防竄軼、務期敵進無所掠、退無所據、而沿海郡縣、安堵如故、俟其師疲力竭、然後制其死命、則彼之火器雖精、安能越境以攻、船艘雖備、安能長驅以久。由是、再遣勁旅、由雲南粵西分道、進攻駐越之法軍、則我衆彼寡、我勇彼怯、可不待交鋒而勝負之機已決矣。此誠今日制敵之要策也。然籌戰籌守、事關國家安危、談何容易。吾知說未及行、必有人慮難收拾謂為不便者。則排衆議決大計、又在於察奸宄之情、而杜讒惡之口。溯自中外通商、其藉和約以為利者、外有洋人、內有漢奸咸樂於各國肆其憑陵、而中國安於積弱、俾得以從中

把持播弄、以逞奸謀、而償懲。今忽議戰、必將以不利於己、而多方簧鼓、從中阻撓。苟非忠義激發、不計私圖、鮮非為其所惑。故刺探外情、訪察內奸、屬急務而不可忽也。至於事情遽變、倏忽無常、更當隨機定謀、剛柔相濟。蓋各國通商已久、兵事驟興、必致利權有失、我既志在於戰、勢必決裂、而商務有所不堪設想、各國或將出而調停、為我議和、則此中機宜、最宜審察、可則許之、否則拒之。是又在謀國者、善為籌措、而非局外人所能臆計而豫擬者矣。

〔一八八三·五·二三、光緒九·四·一七〕

○津門郵報

初二日、西人由津門遞到信息云、海晏火船、於是早啓程、前赴金陵。據傳朝廷有密旨、着李爵相、趕緊由籍迅赴粵東、辦理軍務。故海晏火船、奉有文書、往接爵相也。又聞、劉省三爵帥、楊厚菴制軍、均有召用之說。朝廷並諭李爵相、不用來京、即速南行、與法人妥商越南之事、倘不能言歸干好、即決計與之開仗、可募兵十二萬五千名、直赴東京、相機行事也。又傳招商局接有文書、此後漕米不必載往北方、可悉運至南省、以接濟軍糧。而爵相已定於本月初十日、由裕溪口乘坐輪船、遠與淞出海、察看形勢、籌辦海防。由此觀之、中國於越南、斷不肯拱手、以任法人為所欲為者矣。又馬眉叔觀察、已至天津、或云、由越南回、則傳說之詞也。惟抵岸後、即有札着充繙譯法文之職矣。蓋觀察素為李爵相所倚重、而朝廷以越事孔亟、亦需才孔毀、故亟為拔用也。

●西報論中法近事

西字報云、邇來中法兩國、因越南之事甚形齟齬、將有兵戎之禍。且昨接北方遞來信息、得悉中朝繕甲兵、備器械、將率大軍南下、以觀動靜。撥諸情理、法圖越南、頗覺恃強、無怪中朝之震怒也。然貿易西人、猶望中

朝情想理遣、聊避法之鋒銳、勿與開仗焉。蓋以法國情形觀之、中國若與講和、亦必降心相從、言歸於好。若知中朝發兵到東京、必勢成騎虎、法官之在越南者、必備文書、告急法廷、請增兵前來、以相抗拒、務使華兵悉回中國疆界而後止。當此之時、法人於越南、勢愈大而權愈重。豈肯多讓中國哉。故願中國勿與爭鋒也。按此西報所論、似乎事屬持平。然祇知法人之強、而不計中國之勢。姑譯錄之、以供眾覽。

○西商私議

上海馬嬌利西報云、西商之在中國各口岸貿易者、現聞、中朝決意與法國構釁、心甚不安。昨有上海西商言及此事、咸謂、中法若不能釋怨修睦、則貿易一途、殊有窒礙也。

〔一八八三·五·二四、光緒九·四·一八〕

◎論中國與法構釁宜兼防俄

法人志在併吞越南、已料定中國無奈彼何、在中國亦斷不能拱手其旁、任法人逞其橫行之志、遂其席捲之謀、必將與之從事疆場、舍玉帛而以興戎相見。此固事勢之在在可危者也。何也、法於越南、固視為掌握中物、而俄於伊犁、又視為道上遺金、雖明知物自有主、而令於攫取之餘、更作歸還之想、則情難割愛、事屬難堪。苟有隙可乘、仍欲據為己有、此又勢所必然也。俄人虎視眈眈、豈真顧義而後動者。現雖立約議和、似乎口血未乾、不能反覆。然於沿邊之處、屯兵置戍、徒民墾荒、則欲得藉手以恢土宇而拓版圖、有可想見。若中國有釁、俄必乘勢以肆騷擾、使中國不能兼顧、以割地與和。如是則伊犁之境、復為所得。夫然後少償其願也。由此言之、中國之防俄、不更亟於禦法哉。謀國者將專注西陲、以休兵息民、圖捍衛其牧圉。而越南之事、則姑置弗計、徐俟後圖。抑將伊犁以欺俄人、先設計保守越南、俾法人見中國秣馬厲兵決意於戰、或有所怯不敢南下、俟越南粗安、乃復從事於西陲乎。夫越南禍已孔亟、國之存亡直旦夕事

耳。伊犁初還自俄、中國設有重兵駐守、似可暫時無害、則捐棄伊犁、以欺俄人之議、本屬過於張皇。即愚者亦知其計之非。至謂俄人志在奪還伊犁、亦屬擬議之詞。現無確據、似又可以無庸過為之慮也。然而事有必致、理有固然。惟靜觀密察者、乃能見微而知者、從來敵國外患、譬每相因、以彼泰西諸國、萃於中土、莫不惟利是視、譬如澤有麋鹿、見者得而共逐之、即逐者得而剖分之。今者、俄窺伺於西、法覬覦於南。各有貪得之心、即各有競逐之念、安保其不消息潛通、聲氣相倚、密蓄陰謀、以為中國之不利。為今之計、似宜密飭新疆軍吏、以訓練整飭戎備以巡邏、隱戢奸謀、

約束軍兵、勿使滋事、誅捕盜賊、勿使擾邊、倘或俄人越界、有所作為、則諭之以理、撫之以恩、戕虐不施、情義兼盡、總如羊叔子之守襄陽、嚴紀律、禁侵掠、慎斥埃儲軍實、則俄人雖欲竊發、而無隙可乘、自必計沮、而我得以專力於南方。凡沿海險要分設兵勇、水陸相維、以防法人闖進肆其侵擾。第各省海道分歧、防不勝防、守不勝守、最忌聲東擊西、使我疲於奔命、則所以善為措置者、全在得人。而其最難籌措、又莫如餉精。際此帑項支絀之時、尋常額餉尚慮不敷支放。况加以各處議辦防務、則無米之炊、即巧婦亦難為力。是又不可不早為計及也。總之、此次軍務、是強鄰厭境、萬不獲已、並非喜事貪功、佳兵可比。中外之人、諒所同悉、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豈盡無款可籌哉。此又不待海濱下士妄為借箸者耳。

#### ○天津近耗

西人之在天津採訪新聞者、遞到信息云、是處之人、現因法越之事、傳說紛如、里議街談、各述所聞、毫無確據。近有一說、頗覺可信。聽之亦足增中國之氣。據傳雲貴總督岑宮保、以法人貪暴、心殊憤激、自願開缺獨領一軍以當、一面誓與法人從事。現已備兵五萬人裹糧坐甲、以俟朝命矣。或謂、岑公之兵、僅得三萬人。李伯相則已由合肥取道、前往粵東矣。昨接到伯相發有電音、來津言初八日行旌可抵上海。說者謂、伯相此行、未悉遵旨刻日南下、抑復回天津、以晉京請訓、然後再往南方也。信息又云、

前數日、法國大員當冷連行抵天津。或云、因船主美訥之事。或云、因越南之事。然均未得實耗。惟當冷連既駐旌、遂往謁張振軒制師、坐談良久、然後告退。翌日張制師即往答拜、所言何事、外人不得而知。惟私相揣測、以為若法國公使波理、倘仍留駐京、則越南之事、或將調停、以歸於妥善也。據傳中朝允將東京之地十畀其九、以與法人管轄、所有各礦、亦准法人開採。此言若確、則法人將見機而退、可息爭端矣。惟尚屬傳說之詞也。

#### ○法國戰船來華

天津信息謂、昨接到電音得悉、法國現因越南之事、恐與中國啓釁、特派戰船五十艘、前來中國、以分巡各海道、而助聲勢焉。中國之人、得聞此耗、不勝忿怒謂、法國恃其強橫、肆行恫喝、其欺藐中國極矣。能無戰乎。惟此電音、想亦先聲奪人之意耳。

#### （一八八三・五・二六、光緒九・四・二〇）

#### ○閩西報論中法事書後

治國之道、修內先於攘外、籌敵之要、能戰然後可和、固不能執一說以概全勢也。法欲逞志於越南、而援日本翦滅琉球以為比例、跋扈飛揚、變詐百出、以中國為莫奈伊可充其欺藐之心、肆其雄桀之氣。豈徒越南一隅、遂足以快雄心而填慾壑哉。即並中國川滇黔粵、舉而界之、仍有所未鑿也。然則中國處此、惟有奮其威勇、備其軍實、相與從事於疆場、俟勝負既分、然後徐為議和耳。蓋未戰而議和、則法將真以中國為畏怯、恫疑虛喝、求濟所欲。越南固有四分五裂之勢、雖以圖存而後此仍多禍變。若既戰而議和、勝固可以權操諸己、不致受人挾制、即或不勝、亦不過割地賠餉而已。終不能傾覆我社稷、殄滅我宗祏也。其與未戰議和、僅少一籌畫、多一征調焉耳。况佳兵者不祥、善走則必蹶、善泅則必溺。法人雖善於用兵、而既勞師於端尼士、又動衆於越南、而不憚挑釁中國、則其氣已盈而將竭、

勢已張而將衰。又安必其果操勝算乎。乃西報則謂、中國不宜輕舉妄動、大集軍兵、以撻法人之鋒。法在東方已勢大而權重、必不甘為中國屈、若知中國繕甲兵備卒、乘是激之使戰、必發文書回國、請兵以逐中國官軍、盡出越境而後已。為中國計、宜釋怨修好、妥與商酌、是為上策。噫、為此論者、其亦為中國設想、留一地步否乎。明知兩國構兵、談何容易。即或得勝、亦使無辜赤子肝腦塗中原、膏血潤鋒鏑、原為仁人所不忍言。然敵既聚於門庭、尋將入室擄殺。若仍不復與拒、束手待斃、即至惠極庸、亦斷不肯出此。試思、法人既得西貢、曾無幾時、又圖東京、既攻東京、又攻南甸。是封豕長蛇之吞噬、不盡得越南、固不肯止、即盡得越南、仍未肯止也。中國苟欲保藩籬固疆圉、而謂可佗佗俛俛、降心以從、拱手以讓乎。法人所注意者、在於開濬富良江、使輪船往來、沿岸置兵、得以窺伺中國。又欲從東京以建電線、築車路、以通於雲南邊境、而至緬甸。倘其謀克遂、中國之憂、正未有艾也。且言和者、亦知中國事機已失於前、苟非及今鑿然以起、括餉集兵、以保一越南、則大勢將不可支乎。夫藩服之在邊陲、猶房屋之有門戶也。中國門戶、東北則以蒙古朝鮮為要、東南則以越南緬甸暹羅為要。若琉球則門外之牆、以資屏蔽者也。日本既併琉球、以迫朝鮮。英又通商於暹羅緬甸、已有據我門牆之勢。法人狃於兵強力盛、乘機攘臂、圖有越南。若非大為之創、吾恐越南一失、各國有所藉口、欲索琉球、而琉球不可復得、欲保朝鮮而朝鮮不能終保。由是而緬甸而暹羅亦將自此多故也。豈非如奕棋然、一子錯下、而全盤盡成輸局哉。故以為中國不宜戰者、非懦夫之談、即欲有所保全及有所覬覦者也。然而事之成敗、國之安危、皆有天意焉。各自一議、聚訟紛如、苟非老成深識、瞻言百里、安能胸有把握、得所折衷。海濱下士、亦自抒所見、以靜觀人事、默察天心已耳。

○電音

十七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十四日基刺加丹島有火山忽爾震動、勢甚

猛烈、有無損傷人物、尚未悉其詳也。電音又言、法國駐日本公使亞達地理哥、現經法廷發有文書、著其馳赴中國、接公使波理之任、留駐京都焉。審是則波理公使所議越南之事、果與法廷意見不洽、著即撤任也。中國即欲委曲與和、法其肯聽從哉。電音又言、俄主偕其后駕至歷士高城、以基廉運宮、為駐輦之所。大小臣工、咸來趨謁、一時衣冠踴濟、儀仗整齊、相與序鴛班肅虎拜、甚有可觀也。

○法國近報

倫敦遞到信息云、法國駐屯公使波理、前因越南之事、與中國議立和約、所擬條款、法廷以為非是、概不允准。且謂、波理此舉、妄自尊擅、並未先商於法廷、即簽名押畫、於事理殊屬不合、遂發電音、著即返國。查波理條約所以忤法廷之意、以中有一款謂越南本中朝藩服、當歸中國管轄。又不及早奏聞、迨和約既成、始由郵船寄回法國。故法廷議院愈滋不悅也。

○法船來華

倫敦既拿西字報云、昨有法國炮船兩艘、一名連士、一名威巴、奉到法廷羽檄、著其速赴太平洋、以備調遣。聞法廷又有文書、着在租倫城、選派水師兵旗、同來中土、以防越南戰爭、俾得壯聲援而奮威武焉。

（一八八三·五·三一、光緒九·四·二五）

○越南近報

十三日、西貢新聞紙云、邇來、越南軍務、旁午屢與法人開仗、越兵中多有華人、在內聲勢甚銳、進攻河內、兼旬不休、將城圍困、致法軍內外信息、不能相通。昨又發有檄文、約法軍決戰於曠野、以分勝負、面免無辜商民慘遭鋒鏑、法軍固無如何也。觀此情形、法人之在東京者、甚形狼狽、真覺進退維谷也。又河內初五日來信云、黑旗之黨、現計有萬人、將河內一城、圍繞數重、水洩不通、勢甚危急。法國元戎李威利所統之兵、四出救應、總不能濟事。李威利乃調嘉刺邊炮船前往海防、載兵赴援、且傳羽

檄、着法國巡防太平洋海各炮船、分遣軍兵、刻期前到河內、相助以解此圍。現黑旗糾合華人及越南土人、分為數隊、或戰或守、遠近聯絡、聲勢浩大、威氣百倍、人人有敵愾之思、其視法軍、幾若滅此而後朝食焉。初二日傍晚五點鐘、黑旗突出一軍、轟擊法國船艘、彼此鎗炮齊施、聲震天地、幸彈丸多屬虛發、不受大驚。現嘉刺邊及理柯兩炮船、沿河巡緝、以探黑旗所在。但船到時、並不見一人踪跡、及沿河駛行、則有炮發自河濱、想是黑旗伏兵其中、以狙伺而屬擊也。觀黑旗所用鎗炮、均甚精利、且日有加增。由此觀之、法國雖遣兵前到策救、亦恐勢力相敵、未易取勝也。

#### ○法國近聞

太晤士報謂、昨接到法國巴黎士都城信息云、法廷現派嘉刺的前往越南、充作公使、經已起程矣。據傳、公使此行、蓋為更改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與越南所立之和約也。信息又云、法國駐中公使波理、因與中朝擬立和約、擅自簽名畫押、未及奉聞法廷、後經法廷查悉內有一款、言越南向為中國藩服、理仍歸中國管轄、俾效職貢、而保社稷。法廷愈形不悅、即着波理回國、而將所議、作為罷論。現時法廷擬取越南小紅河、並得東京、以駐軍兵焉。

#### （一八八三・六・二、光緒九・四・二七）

#### ●論黑旗拒法人

黑旗之黨、以身陷叛逆罪、在不赦、竄居越南、而中朝並不窮治、越南亦得相安。是其意氣之雋朗、才識之沈毅、必有不同於流寇所為者。若撫輯得其宜、駕馭得其道、未嘗不可籍其力、以濟緩急也。當法人初謀攻奪東京時、本館曾縱論及此、以為法人貪暴、恃其軍強器利、龍驤虎視、豕突狼奔、越南之兵、必非其敵、不如善為撫循、着黑旗聯合黃旗、以為聲援協力、以與法拒、所需軍火、則許其購辦、倘乏貨財、亦即籌款酌給、俾

無顧慮、或可所向有功、足禦外侮。此非一偏之見、好奇之論、助亂黨而禦國法也。蓋疆場折衝殺敵、效果非凶暴之夫不能奏効。忠義何常全在有以激發。古之人使詐使貪、原不拘於一格、或拔用於罪餘、或收錄於俘虜。子思所謂母以二卵棄于城之將、即此意也。況黑旗早受撫於越南、久經著有捍禦之勞者乎。今果以法人肆其欺陵、恣其兼併、激怒矢忠、糾合黨徒、悉索軍實、馳檄遠近、誓驅他族、以靖國家。讀其文、義正詞嚴、明目張胆、於憤激之中而寓仁慈之意。雖未悉後事何如、而觀此舉動、亦足以作士氣張國威、而深愧夫食君之祿、忘君之事、隱忍求容懷利畏死者矣。然聞黑旗之黨、雖歷勇敢善戰而人數無多。若越南欲藉其力以雪恥而捍敵、宜為代請中朝、赦其前愆、責其新効、給以文書、俾得召募丁壯、勤為訓練、使為可繼、而又給其困乏、助其不逮、務期器械糧食軍中足用、則法軍雖強亦可足慮矣。雖然更有一說焉。法人構譽越南、籍口於越南不遵、其所立和約、似乎法人詞直、而黑旗此舉、甚屬無名、自老成持重、樂於省事者、言之必謂、中國不宜干涉致失友邦之誼、且逋逃積寇、心皆叵測、斷不可與通信、致其為法人所敗、得以窺伺中國、滋生事端、有類於死灰之復燃而成燎原之勢、宿草之復發而貽延蔓之憂。況以堂堂中國不能保藩服恤弱小、而必假手於賊黨、即使能勝法軍、盡驅而出諸境、越南因以危而復安、亡而獲存、亦屬見輕外國貽笑史書、諸如此等議論、在所常有、要不可為其所惑。何則中國與法已形齟齬十餘年、和好之情、將決裂於一旦、在法人更勢成騎虎、斷難拱手而讓還東京、即微黑旗拒法、亦將挑釁於中國。今幸天誘其衷捍禦有人、中朝正可籍以擢法人之兇鋒、而挫法人之銳氣也。越南招撫黑旗、業已有年、素知其有悔罪之誠、矢建功之志、彼劉義亦受有越南官職。是即越南之臣也。亦即中朝陪臣也。今則忠君愛國、奮不顧身拚、以馬革裹尸、上紓國家之難、下雪臣民之辱、則又何所猜疑而何所畏慮耶。朝廷用人、要在能濟乎緩急。其人苟能被濯、即屬英才、以越禍孔亟、敵氛日熾、若非破格以求賢能、斷難有濟、則深刻之論、



游謬之談、與乎妄擬臆測等語、皆當例以謠言之類、勿爲所搖動致撓大計而悞事機。蓋兩軍相持、最利用間、必須以定讖、濟其定力、先不爲人所間、然後可以用吾之間也。然縱觀各國之大勢、默計天下之隱情、中朝現雖特命李伯相、經制黔慎兩粵、法國亦擬添撥兵船來華、似戰務之開、在於旦夕、而究其實、則終歸於和而已。固無慮兵連禍結也。黑旗之拒法、殆所謂姑爲此舉、以差強人意者歟。

○越南軍報

十九日、有西人採訪新聞者、由海防寄來信息云、邇來、因入越南內地游歷、故於河內戰事情形、未及通報。今已探有確耗、特爲詳述、俾衆週知。現法國參將嘉羅、於初七日、因傷殞命。蓋前攻南甸時、奮勇當先、爲彈擊傷左股、經醫士療治、將股割去、冀早痊愈。詎傷口猝難平復、又因流血過多、遂致慘斃。軍中感傷不已、以禮殯葬焉。初六日、黑旗進攻河內、將城圍困、勢甚危急、探得、其兵分作三隊、一隊扼守北寧險要、以絕法軍救援、一隊屯駐順化要道、以絕法軍消息、又一隊約有四千人、在新地通衢更番接戰、皆有騎兵往來巡警一處開仗、則彼此接應、不特聲氣相通、而且胆力兼雄。河內孤城、似難久守、可爲寒心也。初九日、法軍遣兵一旗、前往北寧、首先攻陷黑旗陣中、隨後有炮船三艘、曰尼柯弼、曰布路花、曰芬花、從水道進發、俾在旁轟擊、以助陸路之軍。黑旗守禦甚固、法軍不能取勝。祇得收隊而回。十三日、法軍復遣兵一隊、往攻黑旗。法軍元戎李威利、親自率兵五百人、携戰陣大炮五門、於四點鐘、由河內起程馳往、欲與黑旗開仗。行有兩點鐘之久、至一處猝與黑旗伏兵相遇、各放鎗炮、與相鏖戰、一時炮若雷轟、彈如雨下、聲震天地、勢撼山河、戰約有一點鐘、法軍不能支持、潰圍奔北、弁兵授命疆場、及受傷者、不下百人。逃回之兵、因亡五分之一、遂不能成軍、元戎李威利暨協鎮威刺士、兵總大崑、千總卑理利士把總麼連及武弁數人均被傷、先後殞命。計法軍在戰場死者、約十六人或二十人不等、受傷共四五十人、有三人退回河內、

亦即氣絕。協鎮威刺士受傷甚重、回河內約六點鐘即斃。元戎李威利最稱勇敢、軍敗殿後、忽聞有兵遺棄大炮一門、元戎恐爲黑旗所得、復偕員弁數人、奮勇殺入陣中、欲取回其炮、致爲黑旗所困、鎗炮齊發、中彈殞命。員弁拚死、將屍既炮搶回法軍。因此爲之奪氣、嗣後須連獲勝仗、始能壯威而雪恨也。聞有法兵數名被傷不能行動、爲黑旗所俘。其若何處置、未得其詳、然究不堪設想矣。法軍未敗前三日、黑旗於晚間九點鐘、突到河內、尋法國教民之居於城外者、欲擄之回、以其爲法軍偵探消息也。教民糾衆與戰、法國炮船五艘、聞警齊撥兵役、馳往救護、將黑旗擊退、未幾復至、攻入教民之屋、將各婦孺、或剝其鼻、或割其耳、或挖取其眼目、以致號哭之聲、慘不忍聞。現河內城中、半成瓦礫、滿月荒涼、不堪言狀。附近租界之屋宇、無論中西人及越人所居、法軍用火焚燒、或掘地道、以火藥轟毀之、以便一望空濶。黑旗若至炮船、得以轟擊、使不得逼近城中也。居民各挈眷屬、携貲財、遷徙遠方、其留居者不滿二千人、糧食既缺、雞犬全無、兵燹之禍、一至於此。法軍現盼其國亟派兵來援、幾於望眼欲穿。然計程期不久可有法兵到矣。說者謂觀此情形、法國須遣兵二萬、前來越南、乃足以資戰守。若兵微將募、則難以決勝、而於事仍無濟也。來信所言如此。嗚呼、強弱無定形、勝敗無定勢、用兵豈易言哉。又西報云、昨有華人附搭梳地船、由海防到港。據稱、法軍前日曾分兵一隊、往攻黑旗、爲黑旗所敗、遂追至河內、將城圍豕如鐵桶相似水洩不通、事勢頗甚危急。西報又云、是日聞有華人在港、購買東京海圖、以備李伯相覽觀云。

(一九八三·六·四、光緒九·四·二十九)

◎論法人不許華軍入越境

電音近傳法廷發有文書、與其駐越南將軍、倘有中國師船駛入越南、即發炮轟擊、務使退回中國界內。是法之不憚構讐中國、而必欲爭取越南也明矣。然法人實有深意存焉。其自爲謀、則似甚智、而所以待中國與越南者、

則甚患而暴也。夫法人之明目張胆、踴躍用兵者、不過藉口時議立和約越南、並未言及為中國藩屬、而中國亦未與聞其事。祇若列邦自為會盟、局外無煩置喙。故以為越南自主其權、今與友邦啓覺、中國不得越俎而代為謀耳。然以此而詰責越南、則似辭直、以此而欺藐中國、則屬非理。蓋越南臣服中國、數百年來載在史冊、藏諸盟府、天下皆知可覆視也。法人前來中土通商、凡中土之政教風俗山川形勢、莫不詳考而備悉。豈轉昧此而竟為是掩耳盜鈴之計哉。故口實有深意存也。蓋法得西貢時、本非意料所及。後見越南如是之易取、中國如是之易與逐、陰蓄深謀、欲全有越南境土、俾得墾荒開礦裕餉屯兵、伺隙啓變、以動遠畧、以拓雄圖。彼其意、蓋欲由此以蠶食川黔、鯨吞滇粵、而與印度爭其利權也。然越南兵力雖不足與抗、而內有黃黑二旗之黨、皆百戰餘生、借枝棲以延命。法欲悉為逐去、而有其地、此輩惟有一死耳、斷不肯俯首而莫與爭也。又有中國與之接壤、欲固疆圉、勢不得不保屏藩。是法人欲圖一越南、既構變於黃黑二旗、又失睦於中國也。法國豈真無人而竟見不及此。其所以議不返顧、計不旋踵、決意出此者、恃其雄強、素者先聲足以奮人。故以為任意橫行、無奈伊何耳。且更有一說焉。歐洲各國、邇來通商、聲氣相倚、休戚相關、見利則共進、見害則共避、避之不獲、則相與協力、以謀之焉。蓋恐一國為人所弱、則凌侮將及於己。故出入友助患難扶持、而不肯使一國獨受其害、以啓凌侮之漸、致利權失於一旦也。故嘗偵探消息、陰蓄計謀、務求所以削弱中國、使末由張國威而維國勢。凡其代為中國謀、似甚竭盡心力、揣量時勢、而要有意見存焉者也。法人豈不知與中國構兵事、將不可收拾。然果彼此相持、遷延時日、必於通商大局、有所防礙、各國將共起而圖之。若法戰而勝、固可多索賠償、而越南之地、終為所得、戰而不勝、亦不致大受創傷、所謂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此時各國勒兵勸和、中國斷難固執己見、自恃戰勝、重違各國之意、是軍餉喪亡、仍有取償、西貢各埠、仍可終據、固無甚不值之事也。凡此皆法人所早為籌及、而成竹在胸者也。故

自攻取河內、又復用兵於南甸、既以招商局運載米石、為接濟越南、而公然奮去。又以中國師船、若駛入越境、為將助越、即擬發炮攻擊、必使退回中國界上。法人之決澁無前不懼啓覺、真勢成騎虎矣。然亦思中國處此何以為情哉。今者、黑旗既與開仗矣。倘自恃其強、不復知難而退、更桃怒中國、而中國亦知覺難驟解、力助黑旗、法人果能支持其間否耶。故曰甚患而暴也。

#### ○越南戰事續聞

越南黑旗之黨、與法軍相持、屢經錄報。茲又接到信息云、邇來黑旗糾率華人及越南土人、將河內圍困、以致法軍信息彼此不通、黑旗每於晚間、由北寧運炮攻城、而日間則又聲寂然並不見一人走動、其炮盡置於新岡河左岸、而法軍固無從攻奪之也。當元戎李威利未陣亡之先、有嘉利摩魯船載到救兵至。元戎李威利、即欲與越兵開仗。初十日早、遂命協鎮威刺士、率兵四百五十人前往、攻北寧河左岸、欲將黑旗兵驅逐、有越南土人出與法軍接仗、為法軍擊斃數人、各皆退守岸畔。法軍不敢深入、祇遙擊以鎗炮。至下午兩點鐘、乃收隊回營。此次法軍得勝、並未傷損一人。十三日早、元戎李威利、親自督兵、由河內起程、誓滅黑旗、而後朝食。詎、行至前者法員加彌亞斃命之處、見路經隘狹、林箐幽密、小溪環繞、水聲潺潺、中有橋樑、僅容一人一騎。元戎李威利策馬當先、諸軍繼進、未及半渡、忽一聲炮響、伏兵齊出、鎗炮並施、勢加驟雨狂風、法軍措手不及、已將橋擠墜水中、元戎李威利為彈所中、仆地殞命。法軍見之、奮力搏戰、終以失利、不能支持、遂潰敗退回。河內是役也、法軍員弁死者數名、兵士死者十七名、員弁被傷者二十名、兵士被傷者三十四名。黑旗既得勝、慮法軍復來雪恨、亦即退入新岡地方。故現時河內甚為安靖。按、前錄西報云元戎李威利因兵敗遺失大砲一門、恐以資敵、復往欲取回、遂致為黑旗所戕。此又所云如是。大抵戰陣際、傳聞異辭。故微有不同耳。要之、元戎之授命疆場、其忠勇有可想見矣。法軍失利後、遣有和路的火船、前

赴西貢、求取救兵、以資防守。現時舉水師提督、權攝元戎之事、以統轄軍兵。蓋軍中不可一日無主、且慮黑旗棄勝悉銳來攻也。海防現有炮船五艘、泊於海上。探聞、地勒炮船將載兵五百名前往援助、而和路的炮船、亦約月杪可到河內。然兵凶戰危、正難料後事如何也。

○法國郵音

西歷四月二十六日、法國巴黎士都城信息云、租倫處、現有法兵約二千二百名、料理行裝、以便為國家出力、而奏績於闔外。若越南稍形倔強、所議和約有不洽法人之意、經駐越大臣、馳奏法廷、即起程前來越南、從事於戎行矣。據傳、法國現專俟越南文書回奏情形、以決和戰。約七八禮拜內、駐越官弁、即有文書遞到法國、倘事在必戰、將遣兵四千名大炮十二門到越南、以攻其陸路、而用戰船二十四艘、分布各河道、以助聲勢、而備戰爭。又用運軍船四艘往來、運軍以濟緩急。租倫現有水師兵一隊、已豫備起程、復有兵兩隊、日間可到租倫、以備調遣。聞、法廷擬派其駐越南將軍、為大都督、總統全軍、而以副將卑札、統步兵五隊、以為前鋒。然仍須俟法軍由越南有文書回國、觀其情形若何、然後能決。按、此乃李威利未死時之信息也。今法軍敗衄、元戎授命、法廷得有軍報、其發兵也必矣。

○北方郵音

北方官場、現傳有消息謂、李伯相將駐於上海、待法國公使波理及其國新派公使同抵上海、相與妥商越南之事、然後再定行止。聞、法國新任公使、現在日本、而波公使則在都中、若約期啓程、則不久均可抵上海矣。

〔一八八三·六·五、光緒九·五·初一〕

○越南軍務續聞

越南戰事、屢經錄報。其中傳聞異辭、非並觀而參考之究難悉其情狀。故本館有聞即錄、並不嫌乎詞費也。茲又接到西貢信息云、十三日、法國元

戎李威利、督兵進攻黑旗、因戰失利以致敗績、元戎授命疆場、褻尸馬革、法軍大恐、經發電音、回國告急、請即發兵四千前來救援、以期軍威再振、克奏膚功。現聞、中國有兵三萬人、已由雲南進發、齊赴越境。蓋即受李伯相所節制、而接有文書、往助黑旗者也。然是傳說之詞、並無確証、未能臆斷其是也。十三日、法軍戰敗、其殞命於戎行者、尚未經將屍骸收葬。聞、法國統兵官、現遣人費書、與黑旗相約、凡兩軍交戰士卒、奮勇捐軀、彼此均得取回其屍、以便掩埋、而免暴露、用慰忠魂、且昭仁愛。惟未悉黑旗允否耳。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此歟。

〔一八八三·六·七、光緒九·五·初三〕

○閱外洋日報論越事書後

聽言之道、氣貴能平、心貴能公。然後所言之事理、或虛或偽或是或非或得或失、悉有以容納之、而坻衷以得其當。由是靜居一室、而智周四表經濟因以出焉。國家賴以安焉。若以褊狹之心、存虛憍之氣、固執拘泥、悻悻自恃、順於己意則喜、逆於己意則怒、是所謂小兒之見、安足以語天下事哉。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聖君賢相所以致隆平之本、亦即儒者所以修身體道而裕內聖外王之學也。法人之攻越南、其欺貌中國、早已顯暴於天下。凡屬血氣之倫、踐土食毛、誰不痛心疾首。然非知彼知己、究難以敵愾而同仇、則探悉其情偽、是為要務。幸有各日報備錄所聞、正可藉資觀覽、以規各國之從違、以測敵人之舉動。其傳聞或有不實不盡、其持論或有未正未醇、亦無妨姑存之、以備參考。即如英國某日報論東京一事謂、法人視越南、如砧上之肉、正法人取敗之道、若不早日退兵致進退兩難之際、恐不免貽笑天下矣。蓋越南本中國藩屬、一旦勢致決裂、中國必盡力以拒法人。倘法人戰敗、而英國亦受其害、且非西人之福也。法都泰吾日報、則從而駁之曰、英國日報之為此論、實見法人於越南之役、有可就之象、頗覺嫉妬。故託為英人有害

無利之說、雖或出於一片慈心、不忽見法國與中華為難、致有進退兩難之苦、然何以竟主越南為中朝屬國之說、反覆辯論哉。殊不可解矣。此一說也、又法都某日報云、法國於東京之舉、名正言順、東京若歸法人管轄、此後可稱法國第一通商屬土也。又法蘭西自主國報云、越南王已控訴於中國大皇帝、故他國新聞紙為法人擔意外之憂、勸我法國不可與中國大皇帝爭鋒、我法人亦知中國之力、惟用之於中國邊疆之外、我法人亦不甚畏之也。又法沙理一兒新聞紙云、東京之事、中法必以兵戎相見。惟查、中華之於東方、猶土耳其機之於地中海也。土王自言應主埃及暨亞刺伯之地、亦猶中華之欲主越南東京也。英都日報所論諸言、似欲激中華與法人一戰、可見近日時勢、法人於諸國仇多友少。他國未嘗不欲我法人復有墨西哥之敗。刻下、法人宜自慎其事、不可信他人之饒言也。又法派理門報言、法廷與兵前往越南、費已不貲、今已佔據其地、豈可因他故而棄之。凡此皆法國日報因英國日報所論東京一事、而哂哂致辯、刺刺不休者也。英都又有新聞紙謂、以時勢言、華人必助越南、法人亦必需大動兵戈、大費兵餉。蓋越南為中華屬國、已有數百年。中華理當為之保護、法攻之是攻中華矣。中華既助越南、而法與之爭衡、竊恐法國駐越之兵、尚無濟於事也。此又一說也。總之、中朝與法開仗、事雖未決、而勢則難已。中朝之所為、尚有所徘徊瞻顧者、則以外洋船堅炮利、難與爭雄於海國。且慮諸國響應氣求、於以乘間抵隙、而讓乎其後也。然誠能開誠布公、先邀合各國、為議其事、則曲直有在、而諸國亦無後言、且當戰務既開、須曉諭軍士、嚴為約束、凡各國來觀戰者、慎勿悞為戕害、每營必延熟悉洋務者一人以備詢悉外洋接仗情形、俾得善接局外諸國之人、則罅隙無自而生。於是、勉勵士卒、購備糧械、以與法人從事、則彼曲我直、彼貧我主、而強弱之形、勝負之機、正不難逆料耳。又何畏焉。且何疑焉。質諸留心時事者、又以焉然否。

## ○越南近事

初一朝、法國南灣火船、由海防到港。據其船主嘉梳稱說、前法軍與黑旗開仗一節、法元戎李威利、雖云胆雄、實屬智少、並非老成練達大將之才也。當未敗之前一晚、李元戎與僚屬言明、曰當進攻黑旗、姑減此而後朝食。適有華人之為侍役者二人在旁、得聞此說、即潛往報知黑旗、且言須為之備。黑旗因此探悉其進兵之路、預伏兵於林中、法軍冒昧前進、遂陷於伏。然其時已有員弁見路徑崎嶇、林箐幽密、恐有意外、向李元戎諫阻、請飭兵偵探、然後再定行止、切勿輕進。元戎以為胆怯斥之、使退策焉。當先未幾即遇伏兵齊出、鎗炮並施、戈矛互舉。法軍倉猝、不知所為。元戎被彈洞穿小腹、又一彈傷其腰脅、遂仆於地。法軍見之、有兵二人趨前欲為負歸、元戎自言為賊所算、已受重傷、不能久活命、速以鎗轟擊其頭、願使早殞命、勿受痛苦。兵向之哭不敢動手。而黑旗已遙擁至前矣。元戎揮兵使去黑旗、遂據之回□。元戎氣尚未絕、後有帶兵官趨視方欲詰問、而元戎已於懷中掣出手鎗、自畢其命。黑旗乃并法官一員、梟斬其頭、以示於國中焉。法國駐劄西貢總督、聞法軍敗績、即遣兵二百五十名、馳往救援。內有一旗、乃越南土人、法官募之、練成勁旅、且藉以作鄉導也。海防法官亦發兵五百名前援。續又遣兵三百七十名、內有炮兵約一百二十五名。現計河內法軍約共一千七百名、而分兵三四名、往守南甸。法軍遂將法界附近炮臺之商民房屋、盡行燒毀、使黑旗不能混迹其內、以施狡謀、而黑旗亦不復出兵與鬥。故法界與炮臺、現可以傳遞信息也。旅居河內之西人、盡遷往海防、以避兵燹。蓋以海防有法軍駐守、頗屬安靖也。河內一處、法軍守護甚為嚴密、已不慮黑旗進攻。惟南甸則守兵無多、形勢反單弱、黑旗若至、必不能禦也。聞、法軍之在東京者、統計有三千名、而黑旗則屯在新地及北寧兩處。若法軍探實消息、獲有鄉導、將往攻之、不待法國救兵至也。現黑旗統計有二萬人、中有數千所持鎗炮乃後膛入藥者、亦軍中利器也。說者謂、觀現在之情形、若中國遲疑觀望、不速決計

以助越南、法軍可不需救兵前來、亦足以逞其志。蓋順化一城、祇用炮船沿河巡察、以阻截其運輸、則糧食不支、立見窘蹙。是所可慮也。惟道路紛傳、已有無數華兵由中國前赴越南。究未悉此言確否耳。

○策敵傳聞

上海馬嬌利西報云、李伯相旌節、現抵上海、各官迎謁之後、復有武員紛紛進策、以希錄用。中有一策謂、中國不值與法人開仗。祇用黑旗以敵之、即足濟事。所謂以賊攻賊也。又有云、黑旗現製有千盾之屬、全用鋼鐵為質、而外則密綴馬尾及絲棕等物、鎗炮擊之、倉猝難以洞中、誠接仗之利器也。中國之軍亦宜儼造、俾短兵相接、得以制勝。又有云、黑旗皆持有藥包、若敗走則焚擲以絕追兵、且越南山溪錯雜林木蕃多、隨處皆可設伏正好誘敵。中國若助之、必勝法人矣。又有云、黑旗中有能入水至數刻之久、而可不須呼吸者、且有秘法送藥至敵船之底、以轟毀敵船、即鐵甲艦遇之、頃刻沈溺也。中國若能助之、則成功在指顧間耳。凡此所言皆得之傳聞、而馬嬌利西報述之。姑譯錄焉、以資談柄而驅睡魔。

○電音略述

本港西字報云、前日港中接到電音、約有三百餘字、乃西貢及海防之法人傳與法國駐中新任公使者也。即為轉發往上海矣。其畧謂、法國公使地理高、乃現在急需之人、如到上海、不當多費時日、與華官辯論、致失機宜也。

○天津郵音

十九日、有西人由天津遞來信息云、現是處傳說探悉李伯相不回天津矣。李夫人欲返合肥、詢諸伯相、而伯相則着暫駐天津焉。信息又云、前傳有兵六營將隨李伯相南下。今查其實、殆不止此數、蓋共十五營也。信息又云、有劉軍門現督帶精兵三萬、皆雲南人氏、而勇敢善戰者也。李伯相所部軍兵、則皆合肥人、亦是百戰之餘、久在戎行者也。然以劉軍門之兵為最勁。信息又云、中國現因越南事、欲與法國開仗。但總理衙門尚慮俄人

乘間竊發、或增西顧之憂、且未悉泰西各國將若何以助法人。故仍有所不能驟決其計也。信息又云、法國駐中公使波理、於四月二十二日、已偕同眷屬、由京起程、以取道回國矣。邇來、是處商民因越南之事、皆有敵愾之意。故入口生意亦多停止。但出口貨物頗覺生色耳。

〔一八八三·六·一一、光緒九·五·初七〕

◎論黑旗不進攻河內

黑旗自敗法軍之後、深藏不出、而法軍亦不復進攻以雪敗北之恥。報元戎之仇聞者、疑焉以為、法軍喪敗、心膽已落、不敢正覷黑旗、須俟法國援兵齊至、士氣再奮、軍威稍振、然後審度事勢、以決進止。此所以善於救敗也。宜也、獨不解黑旗以勇敢著名、忠義矢志、既已戰勝利、銳氣必當百倍、且深知法軍之技止於此、何以不迅赴機宜、一鼓作氣、奪回河內、驅逐法人、盡出境外、使戰守無策、降心讓和、而乃徘徊觀望、若甚懼懼法人之鋒、倘異日法國援兵接踵而至、火器既充、糧食又足、擇險以守、廣尋鄉導、懸軍深入、斯時欲戰則師老而不可用、欲守則糧竭而不能支、而法人又以輪船往來巡邏、阻塞海道、使彼此消息不能相通、不將為法人所困哉。此與束手待斃情何以異。竊為黑旗惜其計之左也。然則為黑旗計、固當乘勝以攻河內、即為越南計、亦當勸黑旗乘勝以攻河內。否則法人之幸、而黑旗之不幸也。亦即越南之不幸也。古今來、宜戰不戰、宜攻不攻、宜守不守、宜和不和、卒至事勢瓦解、何可勝道。故願越南與黑旗、定計於早也。邇來、談越南事者、其大意每加此顧盼。就現在之事勢詳為察、究覺黑旗之不乘勝以攻河內逐法人、而越南亦不為置可否、殆非無故也。夫用兵之道、知彼知己、乃能制勝。所謂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乃非同匹夫之勇也。以法人盤踞西貢幾二十餘年、其所以籠絡越南之民心、探察越南地勢者、幾欲玩弄於股掌之中、而且兵之訓練、器之精良、又為泰西著名雄國。黑旗雖善戰、究非所敵也。惟賴駐守之地、谿徑險巖、林箐

幽密、以主待客、以逸制勞。故可恃以無恐耳。若以一勝之故、自去所恃越南甸、以攻河內、以區區之衆、當法國水陸之師、倘有意外、則前功盡棄、而反墜一己之志、增敵人之威、正如畫蛇添足、乃用軍所深忌。黑旗豈無人焉、殆籌之熟矣。况越南安危、實有關於中國。現中朝已命李伯相出駐上海、經略三省、則為和為戰、中朝實主其事。微特黑旗不敢決策、即越南亦不能專擅、惟法人來攻、則力挫之、以見越南最爾亦有同仇敵愾之人、干城腹心之士。若果恃強憑陵、未嘗不可背城借一也。倘從此息事安民、捐怨修好、則聽中朝調停、以期議立和約、永遠遵守、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各守境土、以通貿易。此則國家之福、而黑旗亦與有榮焉。凡此皆黑旗不進攻河內之深意也。蓋覆其軍殺其將、足以示威、緩其攻聽其和、足以示義、為越南出死力以卻敵、足以見忠勇、俟中朝決大計以紓難、足以見恭順。此真深知彼己、而善於謀國者也。不然徒恃虛僞之氣、固執狹小之見、豈特不可以抗法軍哉。固黑旗聞而竊笑者也。

## ○電音

初二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中朝駐英法二國欽使曾侯、昨赴俄國慶士高城、以賀俄主舉行踐祚之禮、途遇某新聞紙館訪事人、晤談之際、言及越南之事。訪事人詢以中朝意見若何。曾侯侯答以我朝懷柔為心、原不欲與遠人構釁、惟事體重大者、亦必秉理以行、守義不苟。法國若不為已甚、中朝何難大度包荒。倘必欲併兼越南、以謀削我藩服、蕩搖我邊陲、則不能不顧大局、必與法國舍主帛而以興戎相見矣。電音又言、法廷現派亞路渣路晏處軍兵、前來越南、以便進攻黑旗、而畧定越南境土。審是則法人之不肯遽舍越南、有可想見。已然法廷屢言調兵南來、要亦恫喝之故智耳。謀國是者、慎毋眩於聽而怵於心也。初三日、電音言、英國伯爵羅士巴利大臣、因與同僚議事不合、情殊憤激、遂不欲再聞國事、具摺辭職、解組歸家。英廷以大臣之意已決、亦不復慰留。所遺之缺、着議院推舉幹員、以繼其職而承。其乏聞有議員協弼素孚衆望、將舉以補授此缺焉。

## ○法國郵音

法國遞到郵筒云、議局昨經開門聚會、以議越南之事、有將條陳對衆宣讀。其畧謂、法廷已決意併有越南、據守紅河、以開萬世之利源、為歐洲之外府。茲擬再遣大兵、前赴越南矣。然計攻守諸事至少、亦須兵一萬、乃可以挾制中國而逞志越南、速奏膚功、無虞意外也。蓋觀現在情形、越人雖力難抗拒、而仍慮中國將必出而與我法國相爭也。在越南沿邊、開設口岸、又將不利於英國、亦難免不形齟齬、致動干戈。總之、法國駐劄東方之兵、邇來必不能相安而無爭戰。何者、以和議之難速成也。法廷前有文書移咨越廷、至今尚未見有回文。計往返程途、約西歷六月、始有消息、然可決越廷必不能允法國所謂也。如此則我國必以兵力從事矣。越南炮火不備、軍兵不整、必不能支持、定將俯首聽命、屈膝請和也。惟中國觀於其旁、將以保護藩服為言、與我辨論、或不免於戰爭耳。故調兵宜豫且宜多也。拿順那路日報論之曰、法兵前到越南、聞中國人甚屬鼓噪、皆有同仇之氣、敵愾之思。法廷得聞此耗、故有是議、經遣有鐵甲船數艘、當用在上海香港等處、梭巡以防變動。計法國駐中國海道戰船、能遣往越南者、祇得其大半耳。然法人自以力量實足取越南也。南越既得、則從而施其政令、使其民人、悉歸管轄、將其土地、悉隸版圖、而以駐越公使、為總督焉。此法人之雄志遠畧也。多利卡刺輔新報云、法國駐中公使波理、尚留中國、以俟法廷後命、然後取道回國。太晤士報謂、昨接中朝電音言、越南王遣有使臣、赴訴於中朝謂、敵氛孔迫、非割地議和、難以圖存、擬將富良江。又曰紅河界與西人、開作口岸、以通貿易。又請發兵力為保護。蓋越南乃中國藩服、當為助力、俾成通商事務。聞中朝已允所請。故諭令李伯相、銷假以籌畫其利鈍、而善為辦理焉。觀此則越廷非甚有愛於法人。祇懼其強橫、而莫之敢拒也。

## ○法軍又敗

昨接海防信息得悉、四月二十六晚、法軍又為黑旗所敗。新陞之五畫兵總、

亦受重傷，法兵傷斃多少則尚未得確數。緣是晚天色陰晦，星月無光，黑旗潛赴法軍營前，先用稗人布列陣勢，形如鵝鷓，狀若虎貔。又用香燃火，置諸稗人身上，以致火光掩映，迷離莫辨，法軍巡哨兵卒，見而報警，一營盡起，而以夜黑不便接仗，祇命燃炮轟擊，以期退敵。詎，擊至點餘鐘，而稗人仍迄立不動，法軍驚疑，列隊出營，瞥見稗人，不勝怪異。黑旗之衆，早作法人裝束，伏於暗陬，偵知法軍之心已亂，遂振臂一呼，而應聲四起，儼若天翻地塌，谷響川騰，殺入法軍中，奮力搏擊，法軍倉猝不知所為，又不能分辨，彼我自相殺戮。黑旗痛殺一陣，乃收隊而還。法軍方知中計。惟面面相覷而已。回視兵總，則受有重傷矣。又黑旗於南甸城外數十里，建築壁壘，四圍固守，約有兵八九千，二十七、二十八兩晚，曾到法營誘敵。法軍因屢遭喪敗，不敢出戰。後來法國兵船一艘，由河畔燃炮遙擊，黑旗乃各散去。然駐南甸之法軍，仍不敢出城也。炮船乃發兵登岸，將附近房屋，用火焚燬，以免為黑旗所算。土人無辜遭此兵燹，流離失所，慘難言。昨喻有飛鷹火船載避難男婦，前到海防，莫悉其數，殊可哀也。

#### ○越南近聞

四月二十五日、海防來信云、法人自十三日為黑旗所敗、銳氣已喪、無復前時之耀武揚威矣。現皆接兵不舉、俾得休息士卒、養蓄精銳、以期再決勝負焉。二十四日五點鐘時候、有和路達及西貢兩火船、由西貢駛到海防。和路達船載有炮兵一隊、西貢船載有水師兵五百。聞、兩船均備儲糧食、載足軍火、以期決勝。又聞、法國公司地沙士火船、將來往西貢海防、以載運軍需、俾資接濟、不久尚有兵五百名到海防。論者謂、法人運載軍兵、汲汲不暇料日、間將進攻黑旗、為李元戎報仇雪恥矣。二十五早、接河內信息得悉、法軍屯於右岸、甚得形勢、可以瞭望黑旗來否、而左岸則安堵如故、並無攻掠之事。法人又遣魯甸炮船、於二十四日啓行、以探視中國疆界、有無動靜。蓋恐中國潛遣軍兵、前到越南、以助黑旗也。

#### ○軍門至港

本日十二點鐘時間候、聞有丁汝昌軍門、乘輪船到港。據傳、奉李伯相之命、探察越南情事也。而廣東水師提督吳軍門、先經到港、以便會晤丁軍門、有所商議。蓋早已接有信息、知丁軍門將到□所聞祇此俟悉其詳、再為錄報。

(一八八三·六·一二、光緒九·五·初八)

#### ◎論黑旗智敗法人

法人恃其雄強、以求逞志於越南、幾謂投鞭可以斷流、靴尖可以踢倒。意中已不復有越南矣。詎知、事勢無常、匹夫難扭、竟有黑旗與之相抗乎。四月十三日之戰、銳卒死綏、元戎授首、法軍心胆已落。惟望援兵馳至、稍壯軍威、以雪敗衄之恥、復死者之仇。而二十六日、又被黑旗誘出痛殺一陣、新陸兵總、亦受重傷。今而後法人氣沮、而恨愈積仇愈深。法人更有所藉口以期洩忿於越南矣。此固中法和戰之一大關鍵也。論者謂、法人以強、黑旗以智、一賚一主、頗稱敵手、兵連禍結、正不知伊於胡底。然以情事反覆參觀、法人固無如黑旗。何也、黑旗自守其地、盡忠其主、理直氣壯。敵來則與戰、敵退則勿追。而又亟肆以罷之、多方以悞之。法軍雖強、涉遠攻人、利在速戰。若越南堅壁清野、深溝固壘、覷便乘利、忍耐相持、法人究何能懸軍深入、作犂庭揭穴之思哉。吾知、計不得逞、必尋中國以發難端。在中朝正宜援其不認越南為中國藩服之言以詰之、而自固其邊防、修其守備、以示欲戰、則戰不為假借、俟彼情見勢屈、然後正國體、張皇威、開誠心、布公道、再與立約議和、乃為一勞永逸、而萬世利賴於無窮也。夫割地賠餉、本法人意中之事、籌之已熟、然後決計於用兵。中國此時宜思所以破其所謀、而奪其所恃、俾恫疑虛喝之故智、不得復施、貪婪無厭之求、不得復逞、庶幾遠人逃聽、不敢再萌覬覦、而藩服可安、即邊境可保。為今之計、宜俟法新公使至、仗義執言、邀同各國、

乘公調處、請其先撤法軍、退出東京、並將南甸諸郡邑、交回越南、乃與議和。而又傳諭越廷、竭力接濟黑旗、使堅守其地、倘法人仍倔強、性成貪賴越南境土、則決與絕交、即命黑旗前驅、實以收復各郡邑之效。想黑旗自必義形於色、勇氣百倍也。蓋觀近日之所以敗法軍者、其智固足使而可以殺敵致果也。夫法人此次用兵、原屬有背公法、欺藐中朝。觀其言曰、十年前越南既受我誑騙、與我立約。中國又迫於內憂、未嘗與我爭論。是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以來之越南、不得為中朝屬國矣。審是則法人既自認誑騙之名。又乘中國內亂、以侵中國利權、則孰曲孰直、必有能辨之者。由此以言即或兩國厭兵、言歸于好、立約議和、地固可必再割、而餉亦不可不無多償也。蓋以彼無故而妄尋干戈、以相征討、其曲固在彼、而不在我也。然此皆他日議和之事宜耳。若論兵燹既興、則黑旗苟得接濟、自足以當法人、而不虞力有難支、終致債敗、而中朝亦可靜觀其旁、以審機宜而定進止也。如謂戰具非法國之敵、時勢無法國之強、宜俯首以聽命焉、又豈非黑旗所悲憤而流涕者哉

#### ○越南近聞

初一日、西人由海防遞來信息云、前月十三日、法軍敗績。凡捐軀戰場者之首級、悉被黑旗斬去、傳示內地。聞、有法國水師兵兩名、因傷被俘、本無性命之虞、惟被黑旗首端凄虐、真有求生不得、求死無從之苦。法人欲為拯救、而無計可施。於是、遷怒及所俘之黑旗兵卒、由獄取出、用鎗擊死、聊以洩憤焉。現法人陸續調兵、前赴東京、以資戰守。計已有兵四千矣。惟派守險要、及出隊巡哨、尚未足用、必須多調兵來、始能壯威勢、而備戰爭也。蓋探聞中國將決計與法人開仗也。法軍亦知兵力單薄、故祇竭力據守河內、而未敢輕議出師以攻黑旗焉。邇來、越南土人、又皆不直、法人所為咸有叛志、法軍愈形孤弱。黑旗屢次進攻河內、法軍出死力以守禦。故未能成功、而屋宇遭此兵燹、焚燒過半、瓦礫遍地、滿目荒涼、殊可哀也。南甸事勢亦甚危急、恒懼黑旗進攻、法軍晝夜不得安息。蓋城中

祇有法兵四百名、已有百餘名染患痢、經醫士多方療治。聞有十三四名、病甚沈重、難免性命之虞焉。法人會遣有救兵到南甸、惟人數不多、究無濟於事也。幸黑旗不甚苦攻、故盼望法國新兵調到、即有生機矣。現時法國巴思華路炮船管駕官、調往河內、以管轄軍兵。水師提督美渣、則陞為總統、節制全軍、將軍波滑、又由西貢乘天理沙士砲船前來、約於明日可抵海防矣。現時東京事勢、日有變遷。故盼救兵之到、幾於望眼欲穿、法國駐順化公使、仍在順化、惟無所設施、法人望其早到海防、以辦理事務、而管轄地方。蓋謂公使在順化、不獨無益於事、恐將為人謀害也。歐洲各國商旅之在河內者、皆遷往海防、以避兵燹。其越南土人及華人之為法人服役者、亦有二百餘人、由河內到海防。然海防貿易場中、仍覺冷淡異常、並無交易。昨晚、忽使有黑旗到攻海防。商民得聞此耗、心甚惶恐、寢食不安、咸謂倘一旦被黑旗所獲、雖我等西人亦難保無虞也。若去歲西歷四月、李威利元戎、先將河內佔據、則今日不致多喪人命、虛糜餉糈、而有此變矣。蓋機宜迅赴、疾雷不及掩耳。越南全土、均可為法所有、彼黑旗安能與之相抗哉。噫、誰為此謀、各實難辭矣。來信所言如是。照譯錄之、以供眾覽。

#### ○爵帥到滬

申報謂、劉省三爵帥、於四月二十九日、行抵上海。爵帥此來、蓋奉有總理衙門咨文及近日寄諭、着與李伯相面商事宜、以定進止也。爵帥統兵垂二十年、無役不從、無戰不克、洵稱百戰宿將、素為朝野所倚重。昨隨伯相抵江寧後、即赴浙垣。然並無要公、祇因越事孔亟、奉旨趣出。故刻說即到上海也。

#### ○越事續聞

法國梳路地火船抵港。據其船主卑壓稱說、現時東京事勢、未有變動。法國將軍波滑、擬由西貢起程前往、以攝元戎李威利之職、而管轄各兵、且俟法國救兵至、然後定計以進攻黑旗。現時南甸地方、已為黃黑二旗及越



南人屯駐。祇城內有法軍防守。聞越南人現多有將髮剃去、祇留一辮、效華人裝束者。法軍之在南甸、統計有四百名、另有士兵百名附城、屋宇盡遭焚燒矣。法軍現按兵不舉、俟救兵到、再商進止也。

（一八八三·六·一四、光緒九·五·初一〇）

○論和議當操權於己

越南之事、中朝則為保藩服、固邊圉計、而必不肯作壁上觀。法人則為奪利權、廣貿易計、而必不欲他人越俎以謀。就現在情形以觀、中法二國、皆有用兵之勢、似張蘇掉舌於前、頗收按劍於後、欲為調停、俾釋忿修好、而亦有所不能矣。然中國大勢要亦終出於和而已矣。無論兵戈未接、文告綸馳、固將以和息事。即兩軍交綏、勝負已決、猶將割地賠餉、以和而求安紓禍也。何也、中國積弱素著久、為外人憑陵、而老於事者、則怵於利害以持重、飾其畏葸。故每論及戰務、咸以器且不修、士卒不練、財用不足為詞、而不敢鹵莽從事、以撻西人之鋒。西人亦習聞其說、欲有圖謀。故為張大、具詞恫疑虛喝、使中國怵於心、而懼於魄、眩於識而絀於智、潛墮其術中、而不□悟。此西國所以常得逞志、而中國所以常被挾制也。今法人之圖越南情事、若出一轍、始則謂兩國自有和約、自有利權、凡有舉動無與中朝之事、中朝可不必過而問焉。終則謂法國於越南、斷不可失其利權、即中朝干預、亦將決出一戰、斷不能已得復乘、坐禦前功。是法之不憚與中國決裂、已有成竹在胸、夫固早為之備也。然則中國果助越南、以期息事安民、詎可得哉。吾知至愚極庸之人、興言及此、必歛為棘手實甚、欲和則彼將肆其無厭之求、欲戰則我難策其萬全之計也。然中國之地亦甚大矣。中國之人亦甚衆矣。豈無奇才遠識之士、深謀足智之人、能於萬難之中而有措置周妥者哉。法人之敢肆其欺貌、恣其猖狂者、徒以中國元氣未復、倉卒難於集事、而又各省教匪、蠢然思動、或務於禦外、終致難以安內耳。不知、此等教匪、本多游卒散勇、若能招募而約束之、恩威

並濟、賞罰必公、彼亦感發天良、而樂於効死也。至於沿海各郡縣、水道紛岐、誠難禁輪船之駛進而蹂躪。然彼有攻擊之技、我豈無禦侮之方。在羅致豪桀、集思廣益、使各守其地耳。故戰雖不可恃、而要有可恃也。惟各國環伺其旁、非我族類兇死狐悲、見我修守戰之備、奮敵愾之思、必將合而謀我、欺為難耳。故曰即兩軍交綏、勝負已決、猶將終出於和也。苟明乎此、則所為定計、於先善持、於後審時、度勢量力、而行為必不可忽矣。夫事機所在有是非、而後有利鈍。有成敗而後有安危。我當於是非之中、而決其利鈍之勢、於成敗之外、而審其安危之原、堅持其是。力辨其非、逆料其成、預防其敗、不驚於近功、不惑於淺論、安危在所必圖、利鈍有所不計、若不得已而戰則求進攻之策、戒倖勝之心、以籌自立於不敗之地。夫然後聽各國之出為勸和、又必先有定見、詳擬章程、可則許之、否則拒之、斯權操在我、而不致受給於當前、而貽悔於厥後也。

○法將行抵西貢

西貢信息云、二十三日、柯婁炮船、由濱角抵岸。法國新授都督波滑、即乘此炮船、以致二十五日復起程前往海防矣。蓋救兵如救火、軍務孔亟、固不敢稍耽安逸、致有稽延而貽誤軍機也。初二日信息云、地勒炮船、載有十三日戰傷之兵、由河內以回西貢、俾易於調治。計程日間可抵埠矣。聞法人復擬用此船載救兵五百、前赴河內、以壯軍威焉。

○牧師罹害

本港傳教人、昨接有河內郵筒言、四月十四日、法國牧師蜚展、現已遇害、有教友七人亦同時死難。先是、南甸地方、向設有禮拜堂、由法國駐越南大牧師、派人往宣福音、藉以傳教。蜚展牧師、適充此選、向安無異。現因黑旗與法軍開仗、將河內圍困、而南甸亦被兵燹、牧師深慮慘罹於厄、心不自安。是日偕同教友七人、由禮拜堂啓程、欲回海防。詎、行至中途、突遇越南兵整隊而來、狹路相逢、不能引避、致被拘繫、解交地方官發落、追官提訊、未及數語、即喝令網綁、推出斬首、並梟以示衆。越人之進教

者頗衆、聞此消息靡弗毛惕魄悚、慄慄危懼、寢饋不安、咸懷戒心、不敢輕出。惟大牧師所居之處、防衛頗周、或不虞有意外。蓋得炮船常川駐護也。按、此言若確、法越之仇愈結愈深矣。即能固守、而謂法肯罷攻哉。將何策以紓此禍歟。引領北望、不能不有冀於中朝也。

#### ○主戰人衆

滬報謂、接有天津友人郵筒、越南之事、中朝現命李伯相、駐節上海、以觀動靜、而決戰和、而都中及天津人、則以朝廷先有主和之意、故命李伯相南下。遂議論紛如、咸謂此時不宜示弱於西人、以致後來事多棘手。窺衆人之意、大有欲戰之心。然李伯相稟承廟謨智珠在握、固非局外所能臆度也。

#### （一八八三・六・一五、光緒九・五・一一）

#### ◎黑旗進攻河內說

越南黑旗、勤王敵愾、大敗法軍。於是、法兵退守河內、不敢復出。而黑旗欲乘勝進攻、驅逐法兵、克復城池、以荅蒼生之望。如果慮功克奏、誠為越南社稷之福□。但其功恐難猝就、而有事必求萬全。今觀法軍、雖敗而炮船並無損傷、仍在河內、梭巡用以保護軍士。迨去月二十六夜、黑旗暗用奇計、驚擾法軍、殺其兵卒、傷其兵總、終不能破其城池、遂即收兵回營、不欲鏖戰。蓋以法軍雖屬驚敗、而河上炮船、可以乘隙而轟發也。

□黑旗欲攻法軍、必先攻炮船、務使敵人無捍衛之資、則其心愈怯、其勢將渙、不待攻城、法兵必速逃矣。若徒欲攻其城、而不敢與炮船相角、則彼將有恃無恐、倘遇法國救兵既至、軍勢復振、必速度攻黑旗、以雪喪敗之恥、將以一軍攻黑旗之前、以一軍繞黑旗之後。竊慮黑旗腹背受敵、勢難與抗、或遭挫敗之虞。即黑旗能鼓其勇、力復勝法軍、乘勢克復城池、取回河內、又必不能固守以拒法兵也。且聞、法國已發鐵甲戰船數艘、將抵越南。此時黑旗雖勝、而軍火未充、軍餉未足。倘法國戰船巡海道、

以阻黑旗之運糧、則軍糧將絕。非特不能守其城、且憂不能聚其衆、而法軍復勝、不將全有安南乎。然則為黑旗計、當知所進退矣。倘中國能發兵相助、則軍力益壯、自能制勝法人。倘中國不發兵相助、則軍糧易竭、必難制服法人。故黑旗宜暫舍干戈、退回山寨、深溝高壘、以備法兵、或於路途狹要之區、挑控坑塹、以拒法兵之進、使法兵知難而退、委曲以與越廷議立和約、以為善後之計、而黑旗仍得託庇越南宇下、以為自固之謀、斯亦可矣。不然者、恃勝或不能全勝而屢敗、豈終於頹敗。況兵凶戰危、一將功成、庶民糜爛、上干天地之和、下召陰陽之咎。夫豈國家之美事乎。或謂、目下黑旗與法兵相拒、皆有騎虎難下之勢。即云、法國增添戰艦、而黑旗自有良謀、能使法國陸兵無能為、水師無恃、而河內可以復、雖或海道難以運糧、而陸路亦堪籌餉、更無慮軍需之不繼也。誠如是也、法兵雖衆、無所用之矣。詎非越南之福而人所樂聞者哉。按此乃高邑陸君來稿。據云、見者頗不聽所言、以為黑旗當乘勝以進攻河內、盡殲法軍、始足大快人心也。不知、事勢何常當先自立於不敗之地、乃為策出萬全。豈容以孤注而微倖哉。且觀事實乎洞達持論、務在公平能審時度勢、則理明而事無不舉矣。能比物準情、則恕施而論自不激矣。故雖傳聞異詞、意見各別、或不能味合溜瀟、臆同蘭蕙、然土果通材、則必不識小而遺大學足致用、則必不挾忿而逞私、以之論天下事、又何往而不得其平哉。近日越南之事傳述、既有不同紀載、難免無舛、而挾虛矯之氣者、每因叙及法人、稍不合意、輒怒形於色、引用俚語、以相呵譏、助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甚或妄加詆歸、謂是必與法人有親故、不然何以曲為迴護。而不知揣度事理、參觀形勢。誠所謂小兒之見、不足與論天下事也。然則陸君之不聽於若人、固且宜矣。又何濫焉。請以此言、聊當浮一大白。

#### ●粵督示諭

省垣邇來因越南之事、朝廷命李伯相駐節上海、以觀動靜、遂紛紛傳說、

伯相將到粵、以籌辦海防。凡有志敵愾者、莫不怦怦心動、躍躍欲試擬投身戎行、報効國家。竟有粵督從前部曲、由原籍到粵、欲求收用為王前驅者。曾爵督耳有所聞、深恐諸人逗遛省垣、賞斧告竭、致生意外、特為出示、告以粵中並無軍務。李伯相亦不到粵、各官速整歸裝、言旋故里、以安生業焉。

○福州郵報

福州遞到郵筒云、前數日、是處土人、紛紛傳說、某日當味爽之時、有人遙見空中雲、現出黑色旗影兩道、中有白字、竭目力以諦視之、覺一似李字、一似劉字。因此喧言必李伯相與黑旗劉義也、上天垂象、殆為兵戈之預兆歟。據傳、初見者、尚自疑其審視不真、後竟有名望素著數人、亦伸觀而得見焉。故咸深信不疑、以為確有其事也。然歟否歟、請還問諸福州人。